

第一卷第六期

靈寶子更紀

北京悟善總社發行

靈學要誌一書貫澈三教眞理堪供靈哲學家之研究其間所  
言性命因果尤足勸世化俗且售價贏餘悉數作爲慈善事業  
之用並非營利性質零售每期大洋四角凡預訂全卷者（全  
卷分十二期）納費大洋四元先行惠寄由本社給以收據爲  
憑按期陸續寄奉續閱者再行續訂如能定購多份轉贈他人  
以廣傳播功德尤爲宏大

悟善總社敬啓

## 靈學要誌增刊道詮廣告

啓者仁慈利濟固重外功而大道修持內功尤爲切要本社荷蒙 帝君慎選人材分別授道凡逐次道要之記錄除關於要旨及指示各項法門照例不敢妄傳外其餘不妨酌量宣佈藉資普度茲將道要中之理論敬謹編成篇幅分題登載其 諸仙降臨有關道旨之詩訣頗近黃庭經遺意用特順序纂入名曰偈語至授道日各種訓示吉光片羽胥寓精義亦一律蒐集名曰摭餘統歸入道詮類列於各類之前以昭鄭重當經呈奉

孚佑帝君批所請甚當仰卽照辦可也等因自應敬遵辦理嗣後每期均陸續恭刊卽希

海內向道諸君子垂察焉

悟善總社謹啓

# 靈學要誌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靈學要誌錢叙

字畫類

長樂金仙自繪第十三世像

麻姑仙自繪正面像

孚佑帝君乩繪三神山

關聖乩書漢壽亭侯臨五字

張桓侯乩書四言文六句

孚佑帝君乩書正己化人四字

孚佑帝君乩書空虛二字

孚佑帝君乩字

華仙乩書對聯

壽陽道人乩字

道詮類

純陽一炁經

宏教真人純陽一炁經註解

孚佑帝君動靜說

偈語

摭餘

目 錄

論著類

九幽使者人神論衡

桃仙善惡功過辨

洪鈞太上述古今中外報應龜鑑論

純陽語錄

風微伯鬼神語八

古仙自由論

李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詩詞類

計七十九首

唱酬類

計三十八首

記事類

自庚申七月初二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

附錄類

濟佛育心文

淡癡道人解嘲

靈學要誌

靈學要誌敘

國家成於社會。社會成於個人道德者。個人之根本而修身行善者。則又道德之階梯也。當昌明之世。教養屬之國家。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及其季也。社會自爲風氣。而縉紳之族。尙有相率爲教者。如顏氏家訓。朱子家訓之類。是也。若夫趨勢所極。波譎風靡。國家社會。交承其敝。人心已有思亂之象。天心寧無悔禍之機。於是不得已。諸仙神佛。乃飛鸞降化。以冀挽救人心。於萬一鳴呼。是蓋不忍人道之滅絕。故不惜曉音瘡口。爲道德留一線曙光也。惟是神道設教。自古爲昭。而行於今日。則有難言者。尙功利者。笑其迂愚。逞學說者。譏其迷信。派別家。則疑其作用。經驗家。則謂爲虛無。或昧於感格之原。遂擬他途。所僞託。或罔喻勸懲之理。指爲內部之自私。種種讒言。妄相窺測。庸詎知天生民而司之。以神降祥。降殃惟善與惡爲因。爲果。如影隨形。况我孚佑帝君。自唐宋迄今。迭昭靈響。其普度衆生。見於飛鸞著述者。殆不下數十。

種笑其迂愚者殆亦巧詐之心適成反例謂爲虛無者不知性命之外有何事功至人神相感之故儒者但言其理而未究其用其實散見於哲學心理學物理學及催眠術者皆可取證近則神鬼之學列爲專科發明尤夥其不同之點彼但研究人鬼接近之理尙未知陽剛正直之神斷非普通靈鬼所能依託而相接時之靈感尤以人之能否誠靜爲衡由是以觀毫無疑義乃或謂左右之者有容心焉吾恐王勃腹稿無此捷才殷浩書空胡能解事則又不辨自明者至於迷信之說哲者弗稱但耶穌基督東漸者垂三百餘年近且社會信之國家信之豈不以與人爲善世界一轍何獨於提倡道德與人爲善之明神則又炫俗則何嘗有飛符召鬼之神奇因勸導力生信仰心是世界由剝而復之初機是人類自誠而明之正覺藉曰迷信則必蔑棄道德墮爾善行造爾惡因邪說譏行之留傳殆有甚於洪水猛獸爲此言者其有憂患乎他如疑爲黨派藉

靈學要誌

作政爭以己度人。又奚足論。綜以上所述原因。是上帝雖有迷津之度。而孺子已當入井之時。胡乃誓願宏開。罔恤勞阻。

聖神仙佛悲憫同懷。萃三教於一堂。向大千而說法。以爲欲弭浩刦。當正人心。而人心何以正。必以道德爲造端。道德何以明。必以修身行善爲初步。揆厥要義。殆有數端。一曰明教統之原。聖賢仙佛殊塗同歸。彰善瘅惡。唯人自擇。同是見性明心之道。何有入主出奴之談。一曰發鬼神之奧。接觸之理由。死生之情。狀靡不探。幽啓秘繪。形繪聲知。鬼時多而人時少。故夜臺無懺悔之方。知神屬陽。而鬼屬陰。故墮落皆昏沉之報。一曰修身以爲體。毋自欺而慎獨。卽是參禱。欲寡過而未能。期於知止。一曰行善以爲用。流民圖啓。鬱四野之愁雲。大地春回。灑一枝之甘露。餘如卽景閒吟。絕妙游仙之曲。隨機應物。請看記事之珠。莫不苦口熱腸。警迷起悟。而於大局盛衰之數。世俗駭怪之爲。則皆擯而弗道。所以重道德。廣勸化。欲盡人事。以迓天庥也。己未初秋。同人於京師。發起悟善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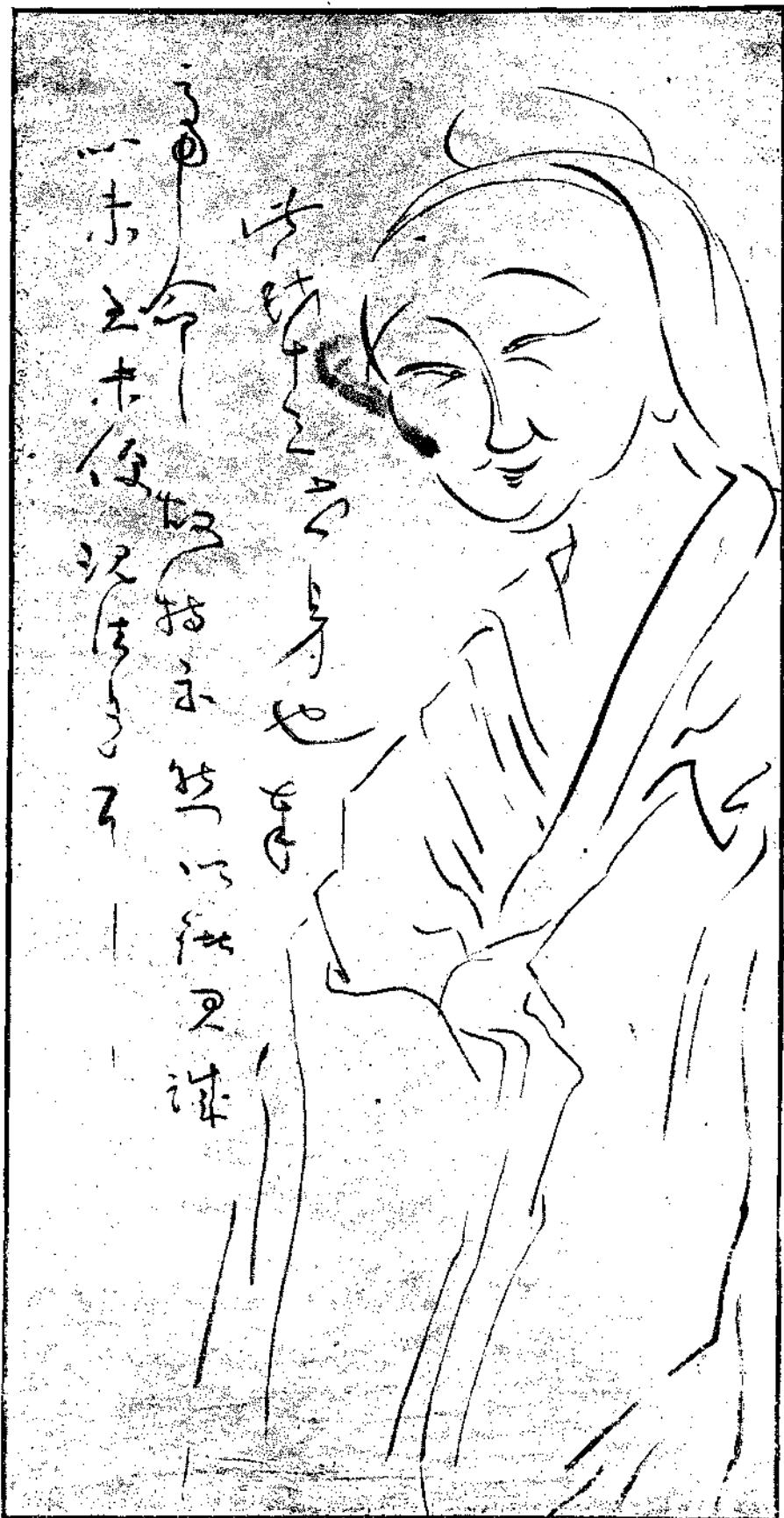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六期

又逾年始有靈學要誌之刊行。今已第六期矣。讀是編者。若謂國家無賴於社會。社會無賴於道德。卽道德亦無取乎修身行善。則必鬼神不足信。果報不足憑。善惡不足數。別有天地。非人間。固非吾所敢知耳。否則家置一編。發人深省。譬諸風浪。要誌其舟楫也。譬諸疾。疾要誌其藥石也。不獨同社諸人。篤信謹守。尤必本自利利他之願。援引善類。無負初衷。孟子曰。不忍人之心。推之足以保四海。又曰。好善優於天下。誠能由個人而推之社會。由社會而推之國家。於以正心術。證善果。俾兵戎水火。疫癘災祲諸刦。逐漸減免。天人相感。功德崇闊。豈非我。

孚佑帝君之所至。願而猶不敢必期者。則以維持道德之決心。固仍在彼。而不在此也。時在辛酉三月。弟子錢玄機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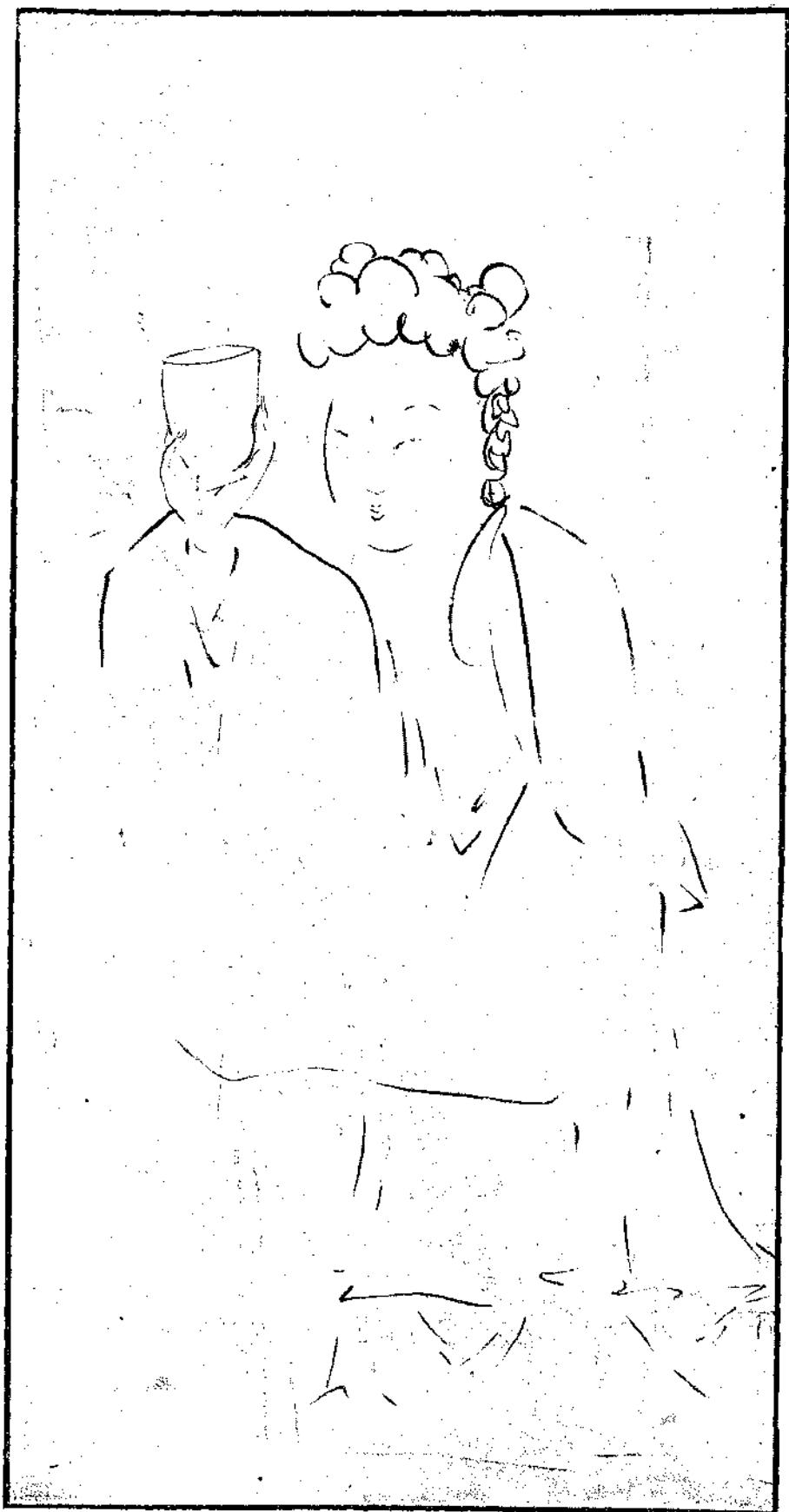
孚佑帝君批甚佳

長樂金仙第三十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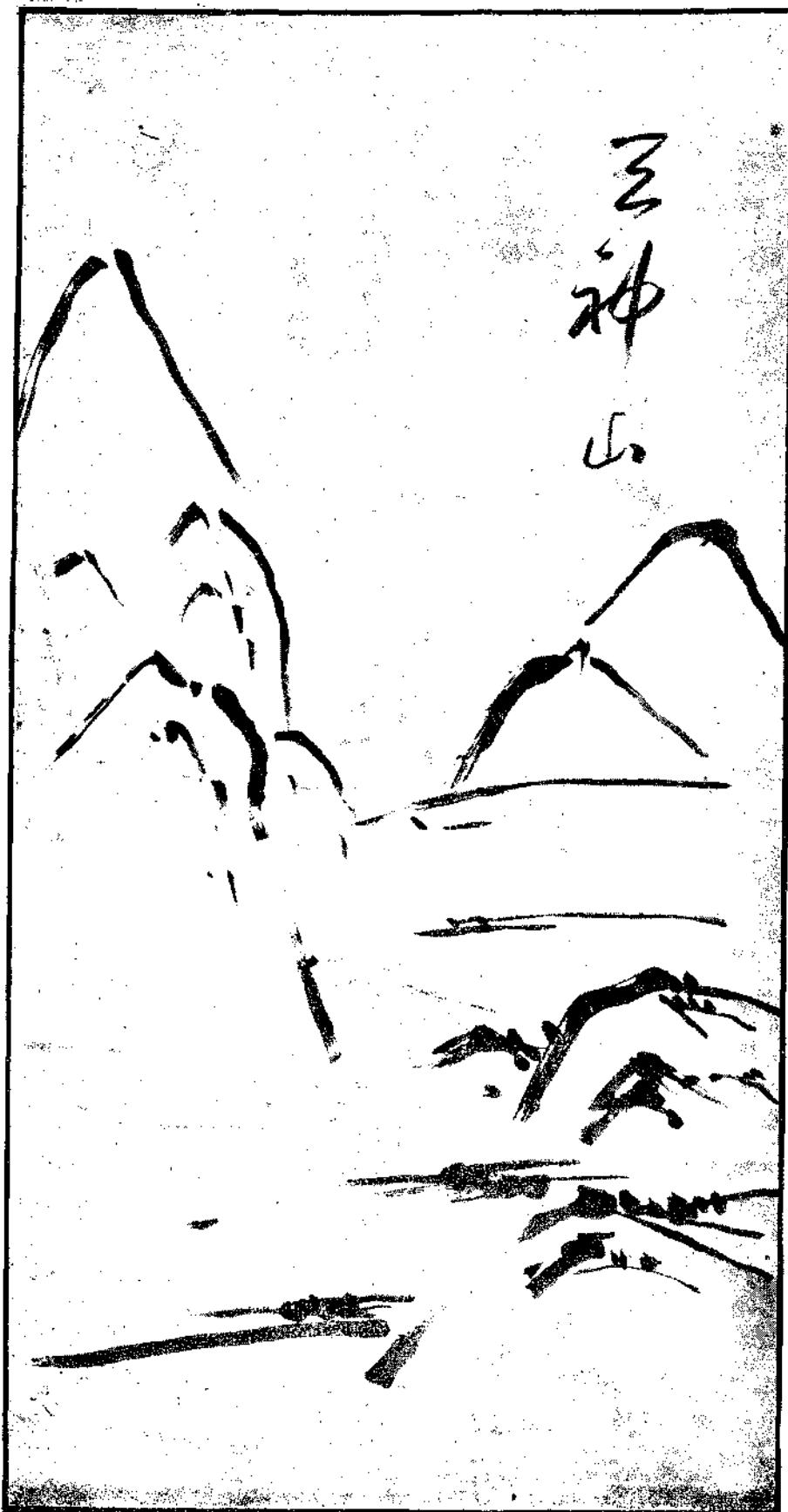
長樂金仙自繪

麻姑正仙面像



辛酉年四月初五日麻姑自繪

三神山繪



喜慶

天  
地

人

海

安

居

吉

利

東  
京  
大  
學

行  
良  
秋

本  
真  
性

は  
ば  
ん  
ば

王



李文治



在五之火  
其氣見之  
於太素爲廟今則已矣  
形通有命  
地也

風  
光

景

物  
之

事

事  
之

事

事  
之

平

時

向

後

道一九也。是。王。經。之。假。北。向。全。  
此。亦。見。也。其。之。大。王。之。事。亦。無。也。此。於。彼。  
亦。上。也。九。也。以。水。為。大。說。也。說。也。而。行。  
哉。也。

卷之二

宜其之于

周易

# 道詮

靈

學

要

純陽一炁經

庚申六月十二日

積真。是。陽。爲。妙。訣。反。光。入。虛。是。玄。門。精。與。肺。氣。成。一。貫。心。居。中。央。指。揮。之。

宏教真人純陽一炁經註解

庚申六月十二日

眞者仁是也。充此心而擴大之。何往而非陽也。此但言乎外而未及於內也。夫仁者性之根。而命之府也。將欲長生。非此不可。故曰積。積者日積月累。而光大之也。道之要。在乎反光。光之實。存乎神理。神之用。由於氣運。氣之帥。發於精液。精之帥。統乎神明。心思焉。故丹訣曰。意爲媒。又曰。心符者。司達之官也。因此可以知仁之方。卽內功之方也。

孚佑帝君動靜說

庚申六月十九日

道詮

純陽一炁經 宏教真人純陽一炁經註解

道詮

李佑帝君動靜說

二

道之要存於靜而始於動。靜其外也。動其內。靜不枯。靜動不妄動。惟根基固者。始可與言此。

神仙之道。只是一恆字。其初只是一靜字。蓋靜則諸邪退位。真神爲宰矣。從此步步步行去。便可見效。最忌間斷。一斷則塵緣起。而慾風發。慾風發而邪火橫。邪火橫而谷土絕。雖欲不死。不可得矣。諸人今且學靜。勿求遠功。

夫靜豈易得哉。靜乃先天之原。後天之母。人學靜而不能靜者。以靜中之動未能耳。靜陰而動陽。不有陽也。陰何以長。不有動也。靜何以成人。初學靜。心亂如麻。以人心有動之本體故也。若強使之靜。乃致頭目受病焉。此其靜中少動。所以失其靜。夫人心之初動者。常人輩則昏。高等者光明。就常人說法。須由第二念起。念動則止。止則觀。觀則依所觀而動。既止則息。既觀則動。觀而後止。靜息而復動也。實則動極而復靜。也要之。天地之機。動靜不息。人物之性。陰陽互代。而所以貫陰陽動靜之樞者。曰觀。曰止而已矣。道曰觀止。儒曰知行。佛曰慧定。

三教同源而同用耳。由此思之。則觀念有不善時。必力求其善。而止焉。所謂止於至善也。一念發起。必須盡此止觀之功。則動靜得宜。而靜坐不至有病矣。總之三教之要在乎此。善善何由見。見於此心。心念於坐靜時。若起一熱念。欲下淚時。便從此念。觀其當止之處。起一涼念。至下淚時。亦然能如是。則真摯之念自結。○○與釋迦孔子老子相去不遠矣。學人其思之。其精思之。且博考諸書。而精思之。

欲學道者。必先通儒。儒若未通。猶隔靴搔癢也。可細悟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之理。

儒道由靜字。後往外做。故曰而安而慮而得。道教由靜字。後向內做。故曰以寧。以純。以立。以一。由儒內聖。外王之道也。由道外宏。內實之教也。其本皆由於靜。靜則皆根於定。定則皆因於止也。

念頭。卽大學所謂知止之知字也。念頭之初。當照以良知。何謂良知。吾所謂極。

熱極涼欲下淚時之念頭卽孟子所謂熱中聖人所謂怒然者也能於此際用力則事半而功倍矣

偈語

庚申六月七日

孚佑帝君示 煙縷初凝玉篆香寸寸清華瓣瓣光兩儀紅缸明不息一心自  
落淨惟良分時乾坎餘真汞合處坤離識鼎陽漫把玄玄空裏悟丹兒只在土  
中央

弼道真人白玉蟾仙師示 大道一言皆了然離塵離相總存天三千善行功  
圓滿便得丹鉛作上仙其一大道一知真了然忘塵忘相卽存天此心瑩徹玄微  
旨暫假丹鉛作上仙其二大道一明原了然超塵超相自存天此心卽佛頓成果  
減去丹鉛已是仙其三

此喻諸人之意詩三疊凡三層其三層恐諸人尙未屆也俗人不識仙語佛性  
枉受磨難我得之甚難故今以一言告知括仙佛千言萬語之要了然無餘詩

雖分三意實惟一。恐諸人不達故由漸相引耳。非余之德實。純陽帝師度化諸人之慈衷。我與諸人素不相知。此帝師之命也。

謹按本社授道每遇帝君無暇降臨。皆係委託碧眼仙子及白玉蟾仙師居多。是日白仙師奉命來示詩三章。皆言大道也。語分淺深。首曰大道一言。次曰大道一知。再次則曰大道一明。首曰離塵離相。次曰忘塵忘相。再次則曰超塵超相。首曰便得丹鉛。次曰暫假丹鉛。再次則曰減去丹鉛。首次則曰作仙。再次則曰已是仙。三章次第極爲詳明。至仙師自稱我得道甚難。同人等詳查仙師全集知仙師當日實歷盡艱辛也。茲謹將本傳附列於左。

白仙師本傳

照錄白真人全集

白真人本姓葛。大父有興。福州閩清縣人。董教瓊州。父振業。母氏夢食一物如玉蟾蜍。覺而分娩。蓋紹興甲寅三月十五日也。名長庚。字白叟。嗣祖父相

道詮

偶語

道詮偶語

六

繼亡母他適。因改姓白。名玉蟾。天資聰敏絕倫。年十六。專思學仙。毅然就道。囊中止有錢三百。行數日至漳城。衣服賣盡。舉目無親。宿江村孤館。隨身只一柄傘矣。至興化軍。風雨瀟瀟。送春時候。赤乾體存兩三文錢。腳力全無。周身疥癩。到此茫然。欲歸不得。乃爭祭餘充餒。旬餘至羅源興福寺。願捐身作僕。未半月。與主僧作別。值炎日燒空。石頭火熱。赤脚奔馳。肉流血汗。踪跡至劍浦。荒郊秋雨。無蓑笠可禦。黃昏四顧難行。借宿茅簷。村翁不許。挨立俟曉。復行。聞建寧人好善。特往彼地求活。通衢舒手。誰憐乞兒。因入卑田院。暫歇上武夷山。道士叱罵其孤窮。玷辱宗風。去閩至江右。龍虎上清宮。謁見嗣師。欲求掛搭。知堂嫌其襆襆。與以餽飯冷湯。直東北渡江。時淮西兵火。橫屍載道。野無草粒。轉南至江東。三伏炎天。避藏谷穴。行入兩浙。秋涼漸侵。至武林。天方大雪七日。朔風刮骨。幸精炁全身。猶自皮綻血流。夜棲古廟。香爐無火。紙錢亂飛。鬼嘯猿啼。殊爲慘切。乃自歎何日天開眼乎。淒涼泣下。復自慰曰。

靈

學

要

誌

此人事也。切莫怨尤。我生果有神仙之分。前程自有師指。幸而天與殘生。受此飢寒。何足悲哉。自此或對月長吟。臨風絕倒。時年四十二遊甬東海濱。適陳泥丸見而憐之。曰。子治何事而來此。玉蟾曰。爲覓金丹。泥丸笑曰。身口不給。奚暇求丹。况離家非道。豈必在外得乎。觀子衣裳破碎。垢面蓬頭。能從我遊。當以真金相贈。玉蟾會意。瞪視而拜。泥丸自慶得賢。携歸羅浮。玉蟾懇求真金。師曰。汝家自有玉蟾。再拜究問。師曰。行持既久。片晌間結成心華一粒。只此是丹之基。萬論千經皆說此真常道也。玉蟾意爲容易。不復再問。請結茆於白雲深處。靜坐鍊丹。泥丸頷而不言。踰月知其心懶就安往。謂之曰。勤而不惰。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終爲下鬼。若此而修。有何證驗。子可更往外勤求。玉蟾摸不着裏外痛癢處。隨至菴。師閉關不應。玉蟾泣跪不起。師隔楞語之。曰。且歷遊數年。當於此俟子。玉蟾無奈。遂辭行。初至黎母山。卽遇神人授上清法籙。洞玄雷訣。北遊洞庭。一夜大雨淋漓。立待天明。往看瀟湘八景。

倦而倚石。夢入仙鄉。微風送鶴聲過耳。寤看啞山紅日點頭暗喜。上武當謁真武。遇一道士云。此北極驅邪院左判官。與講行施符法。復西入蜀之青城山。明月松陰寒烟漠漠。萬籟悄然。作步虛一闋以自樂。進訪金堂。遇老道授度人經。轉至巴陵。村落瘟瘧正作。鄉民見其夜行有光。來請符水治病。玉蟾無處摸索。依法本亂書雲篆。神將靈應。邪鬼驅捉殆盡。境賴以寧。夜行北邙山下。衰草古墓。月掩荒臺。隱隱鬼哭不止。乃展經朗誦一卷。其聲旋寂。始知經符之妙。於是呼召雷雨。馘精魔遍。歷名山。備嘗艱苦。如是七年。歸羅浮復命。泥丸願曰。學者須如此辛勤。方能任道也。時癸卯中秋。天氣晴爽。相邀遊於野外。對坐談玄。因以歸一論付之。是太乙刀圭之說。玉蟾奉事之暇。卽誦而默味。忽已九年。辛亥春雨後。在巖阿松陰。夜靜煙寒。玉蟾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稽首再拜曰。玉蟾事師未久。自揣福薄緣淺。敢問今生有分可仙乎。師曰。人人皆可。況於汝乎。玉蟾曰。不避尊嚴之責。重伸僭易之間。修鍊工

夫願得一言點化。泥丸憫其真切懇摯。爲之講明次第火候。令其速煉。玉蟾

年已五十八 紹興二年拜辭下山。大隱鄼市。急備金丹藥料。用盡辛苦三年。既得鉛汞。相

投入鼎烹煉。恃平日天姿。當溫養之時。用心不謹。不覺汞走鉛飛。無可收救。

紫陽在天台。遙知其事。命童以金丹四百字授之。教其關防慎密。玉蟾讀之。

悟分至沐浴之理。復辦藥材。重煉極其防危慮險。方得成丹。

時年六十四 慶元三年

再入武夷。癡坐九年。然後出山。朝廷知之。遣使至武夷。已爲陳翠虛引往霍童。

謁石紫虛薛紫賢二師。甚喜。相與講研丹旨。玉蟾爰聞。重安爐鼎。再立乾坤

之旨。又進一層。不勝欣喜。是秋閏月。作書謝紫陽翠虛。

時八十三歲 尚是童顏

自此隨處遊行。濟人度世。自號雲外子。又號鶴奴。又號海南翁。一號瓊山道人。一

號躉庵。一號武夷散人。一號神霄散吏。一號紫清真人。

摭餘 庚申六月

孚佑帝君示 大凡學道。宜於○○之交。吾在此候。汝等各自靜心體驗。

道 詮

摭餘

夫神無私佑。惟善是佑。神無密傳。惟誠是傳。苟能誠於善業。自然道得果證。今日係汝等求道之期。故不得不切告耳。

汝等各自靜一小時。觀心有所見時。卽疏以相問。如是久行。方能實踐。  
漢書方術神仙傳。可以檢查照行。但蹠等希效。最爲害事。

正陽帝君孚佑帝君示。我等所以久瀆塵寰者。良以度人之意猶在耳。今值諸人夜深困乏之際。故以相試。諸人尙有靜心。可以語道。

孚佑帝君示。汝等知此院中之夾竹桃乎。四時不凋。幾與松柏同茂。何哉。學道者。以恆爲要。  
時院中夾竹桃盛開

今值諸子誠心宗吾。尤能力行慈善。數濟窮困。吾故喜與諸子談。然而道之要。未易會也。諸子私心尙多。道之用。未易致也。諸子恆力不足。能改此二者。以實力赴之。加以吾訓。則必能成矣。汝等須要自己變化氣質。久而不怠。方可也。此爲汝等立始基。俾可由此入門耳。

靈學要誌

諸人欲學道。當受磨煉。不能受勿學道。但勉行外功可矣。今值道期。先以凡心試汝等能者。卽不妨步步傳示。其不能者。可另坐別室。無貽笑也。

謹按。帝君對於學道諸人。所行試法各有不同。茲不贅。觀諸生心。猶隱現不常。難遽示以最上妙訣。今日漸漸行去。再作道理。

道證

摭餘



道詮撫餘



論著

九幽使者人神論衡

庚申九月初十日

芸芸衆生胎息於此華嚴刼中者莫不具有其所以生之之要素曰人之本性而已顧存於中者謂之性宏於用者謂之神此神也者合性與命言之也人初受生於天卽受此性命和合之神當落蓐時一點陽光付與肉身而人遂有知有識矣此時之神完全純正之神也與夫在天之神及空中之萬神實同其體特漸生漸長爲物質肉體所蔽痼遂常囿爲有限之神而不復其初時浩渺微渺之態耳然不得謂此非人生之神非太虛之神也旣爲太虛之神則人之居世無論何時皆俱有天帝所命之神而不可或欺也明甚人之神常在身中若火之有焰若華之有英若電之有光平日爲善則心舒而氣爽氣爽而神日旺爲惡則心困而氣促氣促而神日亡極善之人積功累德性命雙修漸漸凝成

論著九幽使者人神論衡

論著 五幽使者人神論衡

此火上之焰華上之英電上之光逐漸發達遂能脫肉體而成飄渺玄妙之本來原神矣極惡之人行奸積惡性命浸銷漸漸磨損此火上之焰華上之英電上之光逐次銷滅遂成愚鈍肉體雖存而神已早亡所謂心死者是也吾每周行大千世界見如此人類於今爲多常與冥神會計據言已達十五萬之多且言此人心死後至多不過延至八九年間身亦須必死死後往往散作燐道墮入無間神於人如此其重且要而人每作惡以自戕其神不誠可傷哉爰著之於篇以爲世衡云

謹按是日 吳仙諭云奉要誌論衡降並示七絕一首玉書寶籙列瑤函中  
有慈雲貝葉三清秘楞嚴真妙訣要人仔細個中參 盡讀詩意殆謂此文  
不啻玉書寶籙慈雲貝葉要人仔細參詳耳旋同人叩問 吳仙名號奉

諭名芳洲字念庵論衡者諸神仙佛論人神行誼事理之著作此篇先論人神等因迨論衡宣畢又註云 九幽使者述蓋是文係 九幽使者所述

由念庵仙師賚稿來社宣布也。至吳仙因扶員戴君精氣不充。諭以不能扶此文云云。本社諸神聖降文時。往往選擇扶贍各員。若精神不充。或靈光不足。則仙文絕不宣示。即勉強宣示。亦無精采。此固慣例矣。

### 桃仙善惡功過辨

庚申九月初六日

凡爲善與爲惡。要皆先視乎心之所存。而後定其功過。心之所在。在於善。則善固。功惡亦不必。卽爲過。心之所在。在於惡。則惡固過。善亦不必。卽爲功。此神佛錄人功過之大校也。昔人有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此聖賢謹己修持之大概也。昔某君入冥應試。有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之句。大得試官稱賞。此功過之所定。原不必限於善惡之證。感應篇有欲求天仙者。當立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之文。了凡遵而行之。轉移休咎。此善功之積。在乎心能誠信之證。是以吾人果善。其心則雖不善。其行神佛猶有相諒之處。若其心未善。徒爲面廓之善。是卽所

謂有心之善。神佛未以爲功也。不過修持之始。由行而及於心。行純則心止。至善矣。蓋修行不同於常衆。見性功夫。學而始得。則處處宜戒慎。事宜恐懼。卽無心之小惡。亦當遵聖賢之訓。去之務盡。方能以純潔之善成天仙地仙之功。諸君於此可不知所勉乎。

洪鈞太上述古今中外報應龜鑑論

庚申十一月初一日至辛酉四月十七日

此文係明述過去歷朝與東西各國報應之明驗。或係天曹已曾判決之重大案件。皆數千百年爲人所不知者。故多彌封。而於文首確定天人理數。仁義政刑道德智術之當然。而後事事判斷之。以爲世人龜鑑。諸子其珍重之。

無極。未。兆。渾。然。無。物。太。極。運。樞。立。一。秉。軸。迺。生。兩。儀。陰。陽。嬗。互。推。遷。萬。類。法。輪。轉。週。於。名。爲。仁。義。於。道。爲。陰。陽。於。物。爲。生。殺。所。以。生。殺。之。者。理。也。所。以。運。此。生。殺。之。理。者。數。也。理。生。於。太。極。而。數。亘。於。無。極。實。則。一。也。惟。是。見。於。兆。者。謂。之。理。

靈學要誌

運於無形無朕者謂之數。故理可以情解，而數有不可以理喻也。天卽玄一之靈。主宰法輪卽太極之運行。天因陰陽之自然以行生殺之運。人體玄一之真機。之以行仁義之道。天行者爲數。人行者爲理。人行合乎天行。則理數相循治常。多而亂。常少人行。背謬。運數乃變災劫。所由生也。自無極以還。運數所趨人行。每不能無少背謬。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茫茫萬類。莫不由於陰陽之法輪。以環受報也。然而實由夫人之施也。有施始有報。有因始有果。人苟有此。不當理。之施。始有非其數之報。人苟造此。背乎理。之因。始成應。乎數之果。其當乎理。或背乎理。一視其體。諸玄一行乎仁義者。之當。或。背耳。故仁義者。人所施之因也。陰陽者。運所行之氣也。生殺者。天所應乎運之數。而報乎人之果也。今將言人之報應。故必先言人之施與因焉。

夫仁義者。德行之定名。而實則萬事之淵源。略分之爲三大種類。而人事之綜錯。亦概由此見矣。充仁之德。以行政養也。充義之德。以勘亂兵也。充仁之德。以

化民教也。充義之德以防奸法也。充仁之德以經世禮也。充義之德以權宜智也。聖人以義裁亂不得已而用兵。人苟體聖人之意而以不得已行兵則雖有殺戮之施乃實所以劑其平故無傷亡之報。若夫阻兵怙禍則亂夫也天之相有報亦適如其施焉不獨此也。即使勘亂而稍過其平除惡而少失於殘天之相報亦適相當焉。刑罰者所以濟德化之不逮。聖人不得已而設科分條以治民。故慎刑恤獄或恐輕入也。人苟體聖人之心而出之以慎矜則雖有刑罰之施適所以劑其平故無傷夷之報。若夫嚴法酷刑殘刻兇恣借國家之憲典逞自已之淫威殺戮無辜刑害忠良則天相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不獨此也。即或用法不慎當刑不矜偶有所誤致傷民命或因矯枉過正或因意見乖忤則天相報亦適如其施無毫髮假貸也。智術者所以濟經常之變道而權其通也。聖人於繁難勿劇之務不得已而權宜用智所以行所無事也。人苟體聖人之心以智濟變而不妄生事端則雖有權謀之施適所以劑其平故無禍敗之報。

若夫任數節智。屢計行奸。城府深阻。陷阱密羅。罔民欺物。以行其牢籠巧僞之私。天之相報。禍敗終罹。不獨此也。卽或權宜而稍失於鑿應。變而少涉於詐。天之相報亦適如所施。曾無毫髮假貸也。夫自太上開物成務以來。天地不能無陰陽。卽人事不能無生殺禍亂。自臻不能無兵誅奸僞。既繁不能無法律變故。旣多不能無智謀。但視夫所以行此兵誅法律智謀者。之合於仁義與否耳。苟其合道。則所以行之者。正所以劑天地陰陽生殺之平也。蓋天地人物得其平。斯順乎理。數之當。而行所無事。故有施而無報。非無報也。其所施者。當於道。故所報者。亦得其平也。倘或行不合道。斯天地人物胥失其平。不平則理逆。理逆則數乖。故果報生焉。非報之獨生於此也。其所施者失於道。故所報者亦違。其平也。古今來冥報陽報案牘山積。推遷循環而無已者。胥由此耳。

今略言古今來用兵用刑與用智而過其平。因以得夫不平之報者如下。

昔黃帝戰涿鹿。顓頊戰共工。夏有有扈之役。殷有毫野之師。湯武皆用兵以除。

暴肇基此數帝者何常不以兵革凶器傷夷生靈顧其勢出於不得已而其心在安民故其所以誅討而剪伐之者卽無異鞠育而覆煦之也兵止則天下之亂將熾內行則天下之禍從此以息故雖有兵革凶厲之事而無禍敗傷亡之報也

周末天下分崩道德淪喪仁義失常於是人私其智各專其兵互相攻取而置生靈不顧鄭伯射王齊襄滅宗禮義既喪人心卽死故鄭不再強而莊公終償許伯之命於地下齊因喪亂而襄公遂還彭生之命於車前齊桓急於得國遂至推刃同氣公子糾訴於上帝以小白霸功有尊王庇民之勳將功抵罪難償殺兄之辜故身死屍腐至蟲流戶外諸公子互相殘殺適抵厥罪而齊之霸業遂一蹶不振矣不然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稱其仁而不譖若無殺兄之罪則禮讓樽俎仁施黎元所以綿長世祚而宏一匡之業者較晉文譖謀詭計必遠過之乃晉伯延於七世齊霸不及嗣子天道之不爽亦可畏矣

靈

上帝判牘如左  
查有齊子糾訴小白一案。係殺害庶兄。應擬償如陽律。而小白霸業。有功生民。  
實係主謀管夷吾所成。念其平生尙能聽賢敷治。不無功德。惟殺兄一事。根本  
旣喪。縱有偉業。亦不相抵。姑從輕讞。判命身後償還。錄其微功。俾得保首領。此  
判。

晉獻公雄才主也。規模宏闊。智略過人。當列國紛爭之際。具雄邁有爲之資。苟  
能修德。崇道仁施。宗族惠養。黎元則天。將畀以壽。算資以賢。輔繼齊之霸。而保  
大啓宇矣。奈何德教不講。竟襲作僞之餘。犯上天之誠。莫如壬子八年。殺桓莊  
羣公子至盡一事也。夫爲政莫先於樹德。而避患莫善於化導。舜能化導頑象。  
故不爲所害。而繼放勳之德。卒以得天休命。以登大位。晉桓莊之族。未若象之  
暴也。即使勢逼亦不難分布而約束之。苟能擇賢師爲之董飭。而教導之。復有何  
患。今叛迹未著。乃一旦聚而戮之。是何異殘害宗族乎。故桓莊公子得以訴。

論

著

洪鈞太上述古今中外報應鑑

九

論著

洪鈞太上述古今中外報應總鑑

十

諸上帝而晉亂遂啓矣於是而申生死於是而夷齊卓子誅於是而夷吾幾亡於秦懷公受戮於文晉之不亡者幾何而獻公之祀不斬者如線矣倘非造父餘德在人晉文彝德有基晉何由再興哉使當日者獻公因其雄邁之資實修教化之德以化育羣公子則桓莊之族皆成狐趙之良輔而城濮之功踐土之盟不待重耳將先見於并虞滅虢之時矣噫自剪宗枝壞長城以鑄大錯而天討亦轉瞬及之壽命以促子孫幾盡天道不誠可畏乎哉

上帝判牘如左

據晉桓莊諸公子訴晉侯仇諸一案查桓莊諸公子尙無謀叛實跡合與理處即依天律命速報神及所司速與施行

據所司擬獄晉仇諸既殺桓莊族至盡按天律晉仇諸當絕祀本身促壽二十九紀其五子盡斬絕以償桓莊諸子奉

旨照准

又據晉始祖造父訴。晉立國以來。尙無失德。及戕傷生民之事。竊窺天律。必有大失德及傷害生民方應絕祀亡國。今嗣孫危諸所害係本支族。未及人民。宜本身及本身孽子受報。敢乞爲晉留一綫祀。

上帝下其事。命所司詳議。胥以晉無大罪。應如造父原訴。孽子償孽。留其嫡派爲是。而桓莊冤魂。以傷多償少。非絕嗣不足抵覆滅之慘。上帝折中判命。嫡子一孽子二。盡受報。若庶子有德。則免否。亦受報。遂定夷卓申生之獄。而夷吾重耳。尙視後命。厥後夷吾不德。遂亦如律。並以其本身之罪。復及其嗣子。重耳修德行仁。頗有功。乃得延晉一線。  
（未完）

謹按是篇甚長。尙未完竣。均由劉仙吳仙曹仙洪仙李仙分日陸續宣示。同人當經叩問。究係何仙所作奉。示原文係屬天篆。由吾輩繙譯。加以詞藻。布之沙盤。但述意而已。可署名爲洪鈞太上述等因。迨宣至上帝判齊子糾訴小白一案之後。曹仙示此判詞。天篆似弟字。然史書公子糾係小

白庶兄可仍史書之舊免人疑惑。十一月初九日。洪仙續宣一段。晉惠公殺里克及七輿大夫。申生訴諸上帝。遂斂於韓。爲秦所虜。此固載在史冊。盡人皆知。又以宿怨殺不鄭慶鄭。不鄭雖有潛謀之罪。而慶鄭實有忠諫之功。且里克雖殺卓齊。實爲除亂起見。頗有功於惠公。而惠公烝於賈姬。實爲獸行。惟其對父對民。尙稱無罪。故上帝判使身後受報。而惠公之壽遂促。懷公之祚以斬云云。是時謄員對於沙盤之字。認識不清。屢誤屢改。洪仙遂擱筆。並示云。呵呀難極了。像這樣謄法。我可真不能出一個字了。唉。散了罷。改日務要尋個完全謄員再辦。否則斷不要來。嗣十一月十三日本社又開乩請續前文。適張君慧真來社有他事。黃仙諭頃來社者是慧君否。如慧君來。膽則大好矣。我甚願出文也。於是慧真詣案前叩禱。願充謄錄奉示。云。慧君呵。慧業綺才。惟有君筆。橫秋水錄奇文。金枝玉笈工描寫。一紙書春字。字真哈哈。膽員中惟君獨秀。大道賴君傳出。然安得君日日在乎耶。慧

君在此謄錄。我精神百倍。卽扶員亦覺神采煥發。初九日洪仙所譯晉惠公殺里克及七輿大夫一段。因謄員遲滯。鬧得字句顛亂。不成文章。殊覺遺憾。可卽將晉惠公一段全行抹去。另行譯示。蓋原文係天篆。吾輩譯時。須述其大意。運用文思。一經謄者擾亂。卽難順序。鬧得不成語句。實屬難事也。慧君請飲酒五滿杯。讓我稍靜心片刻。咱們作一段好文字。慧君飲酒。如吾飲也。可將酒杯置慧前。隨意飲之。每遇乩文當意處。卽浮一大白。是日宣示之文。自晉獻公雄才主也起。至 上帝判牘晉始祖造父訴狀。敢乞爲晉留一線祀止。宣畢後。並謂此段尙稍順意。誠慧君之力也。云云。本社刊登此文。所有晉惠公一段。(自晉惠公殺里克起至懷公之祚以斬止)謹遵刪去。

純陽語錄

辛酉二月二十二日

謹按是日奉 應仙諭。我等將平昔所聞於 帝師者。編爲語錄。以備刊入要誌。關於 帝師言行。分別記錄。一仿魯論體裁。其間或有諸仙弟子相問

難之辭及特立獨行之事亦均按類錄入以資引證而便發揮卽名曰純陽語錄隨時由諸仙錄示云云。

師曰爲善之要在避善名名害其實功過相反汝等識之。

柳真人問曰何謂也

師曰爲善好名便非實善譬之有放生之善名則漁者伺於水獵者伺于山而魚與鳥受其害矣有施濟之善名則寒者忍其凍餓者忍其飢而人或受其病矣使無其名則漁者獵者或不急于伺而傷亡轉可少也或不望此振濟而自謀其生或爲職業之行動或爲學藝之進步亦可免死亡之虞矣名之弊如此其實善之蠹也。

作善之要莫先于救世救世之要莫先于勸化近者以口遠者以書而其旨總不外乎二道一曰巽語之言世道澆薄人情險巇法語之言無論不足以相範圍卽言矣人不迂闊視之卽仇敵遇之矣噫非惟不能救世且以爲身害故惟

異語之言委曲婉轉順其欲而利導之自有潛移默化之效神道設教蓋即異語之一義也。

靜字爲萬善之基入道之門不可須臾離也人第慕吾道蕲吾功而不能靜是欲入吾室而不由吾門也庸有望乎。

神聖仙佛能使人自度而不能度人經曰質無衆生得滅度者性在人復之固非人自爲之不爲功神聖仙佛只是自性已成之先達質言之卽天地之精英非可以貌求之人遇之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不求於己身自性而徒外馳豈有神佛可以鸞鶴携肉身之凡夫乎秦皇漢武所以求之不得正緣好大喜功多欲之病耳尊如帝王尙不能以欲求况平人乎可以知所返矣。

神鬼只是天地正直之氣散之爲氣聚之爲人明則爲日月星辰幽則爲鬼神仙佛顯則爲日用倫常隱則爲陰陽造化人第從事於日用倫常盡人敬天卽

所以事鬼神也。  
論著 風徽伯鬼神語八

十六

風徽伯鬼神語八

辛酉三月初五日

鬼之視綫與其在生之善業強弱爲正比例。多一分善業卽眼光強勝一分。其稍善者能見陽世城郭市塵再進能見人物再進能聞人之言語再進能識人之休咎。若善業極厚佛經通徹或道功精密則死後湛然超然無論人世之過去未來卽三十三天幽冥水藏修羅大千皆能洞曉較生前不啻天壤矣。

凡在與人同處之地點皆屬無甚重大惡業之鬼類。若有惡業其地點卽在地下世人所謂九泉是也。此等處望之青沙茫茫昏黑無所覩但聞哀號悲啼風輪火機之聲蓋皆諸鬼生前所造之業力世人所謂十八層地獄是也。其間亦有無罪居住之陰村然皆黑暗皆慘絕非人世景象冥王及各有司分居其上亦有十殿而層而十殿則在海底與此地通屬至陽世亦有冥官借有司衙署行事者有在神廟判案者有於深山絕谷理獄者皆係初死之鬼或其人尙在陽世或係物

靈學要誌

妖人魅皆在此等處大抵皆初殿所轄者也。人之目光所以不能見鬼者因人內秉天地之仁德外受太陽之熱氣習磨既久遂不能見陰界之物體世有夜視目能見鬼或大病後能見鬼皆因目中光綫失去其原有之仁陽與太陽之感激故也知此則知人能修德行仁日造詣於光明正大之域則陰鬼自遠矣世間瘟疫流行半由陰鬼依人作祟因人失其陽明故也鬼不附屬人體鮮能自行遠行者故防瘟疫時斷絕交通鬼亦罕有至者但慮人自失其陽明耳善之爲否實又關於身體物質之實事固非僅報應之虛談也。

鬼之所處在人世者十分之六在水界者十分之二在陰界者十分之一在火界者十分之一惟水火陰界多屬有重罪之鬼其平居或藉以修行者甚少至理事之官吏亦鬼爲之間有尊神蒞治或陽世生魂爲之者。

古仙自由論

辛酉四月初十日

論著 風徵伯鬼神語八

天地自由乎。日月周回。江河就下。四時不亂其序。嶽瀆不隳其成。不得謂爲自由也。人物自由乎。五官司職。百體具功。飢寒不能失其調。起息不能無其節。亦不得謂爲自由也。蓋自有天地。人物以來。實無自由生存之事。有之則洪荒之世。天地未竟。其造化人物。渺有朋類之時也。宇宙既奠。品彙漸繫。斯向之自由者。不得不有其制限。此聖人法天地而立極。民類依禮義而滋生。數既有常理。終不易中庸之道。卽悠久之功也。今若謂聖人之見爲迂。則天無寒暑之推移。地無水陸之定序。可乎。飢而無食渴而無飲。可乎。洪荒之世。天洪地濛。人獸混雜。故史家謂爲自由生活時代。蓋其民爲水陸所隔。被氣候之差。野處而穴居。裸身而生。食配偶。不以禮聚處任其情。上無官法干涉。下無朋儕。非笑其生。其息固所謂極自由矣。智識旣進。嗜欲遂增。生活不能仍其簡陋。則爭競不得。有其隄防。勢之必然。寧爲多事。今之侈談自由者。輒曰制限之不可有。然則去其君上。散其父子。不以禮而苟合。不以法而任爲固。皆將決其防。而趨於便反。

靈學要誌

其序而就於偷以爲非。如此不自由推言其極則必耕而食食而必以烹飪。非自由也。必織而衣。衣而必以縫紉。非自由也。必宮室而後居。必器具而後用。必比於匏瓜土偶之屬。衣冠仁義之族不可儕於披毛戴角之儕。若必求其自由。則又何以自別乎。談新務者只知詆厥舊言。放任者只求去其藩籬。而不知今日所謂新已爲數千年前之舊狀。今日所謂放任亦仍數千年前之野蠻。當日以其弊而改之。以其害而防之。惟恐其不絕不盡也。而今乃欲燃其灰而揚其波。以自去於聖人禮度。則所造豈非將循環於洪荒之世也耶。若猶未也。吾恐其愈求自由。愈不得自由矣。天地未易陰陽。猶判寒暑以時。日星循軌而謂三才之人獨能由今日而返爲混沌乎。夫物窮則變。勢極則反。因數所限。莫可以人力爭者。乃天道之自然。非凡人所可推測。週而復始。須待夫運之終開而復闔。須視乎數之盡。今則非其時也。勉強而致之者。此事之變其殃亦人受之。

是逞欲以反常較之順序以應天者禍福利害固已顯然矣然言者曰人而不能自由則悖天理之自然而生而養天之所賦本能也所欲所適天之所授情欲也故告子有食色性也之說爲此言者是不知自由與自然之別耳自然者順其理序謂充其性也不自由者節以禮度謂遏其情也性不可不葆而情則不可不約此道凡人所當知亦凡人所當行若反之則天理爲人欲所望自然之理性卽爲自由二字所牿亡幾何不同於禽獸哉是故告子之言孟子已拒之矣而西人亦曰自由於法律之中不能侵犯他人之自由其實法律云者卽未嘗許以自由抑又何嘗反對先聖之禮度也不過時世遷移制度有宜損益者潮流急轉須權變會通而於其生活不可少之制限萬不能決其大防而任其放縱此理最易明也吾故於倡言自由者深有所疑焉

謹按是日慧真未入署服公請乩示文。守壇瞿仙謂慧君不肯偷閒頗能打算盤今日古仙或可來也稍候有頃古仙降臨示七絕一章啞口談

立消晝長。勞君清興。晉璫觴。窗前一陣葡萄雨。解事兒童爇瓣香。蓋時正暴雨。卽事口占也。又言文以興成酒。以情醉君等。欲吾爲文乎。可先醉吾以酒。同人隨卽檢點案前。始知忘却供奉酒品。勞君清興。晉璫觴之句。殆已示意矣。爰敬謹獻觴畢。仙囑慧真君試命題。慧真答以不敢命題。仙謂然。則任我自由歟。慧真請卽以自由二字爲題。奉示云。我不習時人口吻。此二字用得當否。哈哈。卽如君旨。作自由論一篇。但老夫不解自由真義。說來恐不入時人耳。云云。夫自由非惡名詞。也能解。自由真義。則用之得其當。不解。自由真義。則用之不得當。仙文命意。胥本乎此。未數行結束處。時世遷移。須權變會通。而於不可少之制限。萬不能決其大防等語。尤爲顯著。大凡仙語。往往有雙關之妙趣。細玩古仙口氣。一則曰此二字用得當否。再則曰不解自由真義。表面上似係閒話。其實皆寓有深意。

孚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庚申九月二十八日

論著 孚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二十一

經曰緣心成象因象成事佛不作訛語也。有生之倫現在生界身不經驗無以明其死之究竟也。已經死者又不能返告諸生者卽告之而以身未經驗亦不能必信此幽明之所以卒不得通而報應之所以終難明也。今以經旨證諸普通人生心理上之夢覺思想所受諸拘束之影響以確定其事實使人各自悟或亦靈學上之一有益研究也。人生肉體構造有腦筋卽有心思而神經系統爲之傳達一遇外界之激刺神經傳之於腦達之於心證之已成之概念而於是知覺生焉知其過去現在以綜其將來之觀念而於是思想成焉思想者必有其過去之事實爲之要素故於晝醒時則循其過去之程式爲順序之進行及其寢而夢也亦根據此過去事實爲種種順序之程式以相活動相範圍人當夢時其所思想輒於目前變爲事實如經過去爲善之思想所引達夢中輒遇善境與人財物衣食夢中輒見人拜謝或頌揚歡迎公平理事夢時輒居職官判決諸務或尊貴榮顯爲人崇敬其前此所爲仁慈者其夢中所遇喜

歡其前此所爲光明者其夢境所遇暢快其前此所爲落拓者其夢境所遇灑脫其前此所爲正直者其夢境所遇康夷其前此所爲義勇者其夢境所遇高超其前此所爲恩施者其夢境所遇富裕孔子夢周公孔子仁德素著也莊子夢蝴蝶莊子之道行已成也故其夢之善也非其夢爲之也由其過去所爲之善行繆結腦中因夢而呈之反象也苟其人素行險惡其夢時亦遇得種種順序程式之險惡夢境其前此所爲殘忍者其夢境遇殺傷其前此所爲爭鬪者其夢境遇歐擊其前此所爲曲屈者其夢境遇荆棘其前此所爲險狠者其夢境遇黑暗其前此所爲毒害者其夢境遇苦惱其前此所爲私巧者其夢境遇幽愁其前此所爲險賊者其夢境遇危蠻幽王夢杜伯晉平夢大厲幽王之暴虐已甚晉平之懷戾實多其夢之惡也亦非夢爲之也由其過去所造之事實爲順序程式所感召而呈之現象也理固如是其切矣更質言之當人之夢也所生之象皆緣其心之所想而想則緣其平日之所爲而生以此層層之相緣

故於夢時必受其相緣一定之拘束而成爲苦樂相關之實象焉。如人於夢中每思一事而此事卽實現爲當前之現象。夢中思衣食卽有衣食現前。夢中思親屬卽有親屬現前。夢中懼盜賊卽有盜賊現前。夢中懼刑罰卽有刑罰現前。夢中懼鬼怪卽有鬼怪現前。甚如夢作文而文中之實象卽現於前。夢讀書而書中之所謂卽現其象。如文謂救我於枯魚之肆。夢中卽已化魚而人來救書謂作僞。心勞夢中卽覺有造作之苦。其現象苦樂如何全視其人平日所爲合善與否。故當夢時之象非象能獨立也。一受其想之拘束也。想非能自由也。一受其人平日行爲之觀念所縛結於腦中者之拘束也。故人於夢中每爲順序程式之進行而不能自主其思想或臨時變更之。由此理也。其或能之則非大。道覺家卽大智慧家也。普通人類皆受以上之拘束矣。晝夜一陰陽之暫也。寢興一死生之暫也。死者生之餘。鬼者人之餘。寢者興之餘。夢者醒之餘。卽醒之餘以證生之餘。知人之餘必如其醒之餘所得之拘束其理確其氣通其感召。

至切其響應至合故當人之死也亦緣其心想之餘氣而成所遇之境象以受其拘束而其心想亦緣其生時所爲善與惡之觀念所繫結於腦中之餘氣者而成故其受冥間之拘束也一視其平生善惡觀念之印證而不能自由變更焉於是此餘氣之所遇遂有天堂地獄之別楞嚴經云是諸衆生破菩薩戒各於本因貪物爲罪受其應得之罪入某地獄貪色爲罪依其本因入某地獄貪傲爲罪依其本因入某地獄貪罔爲罪依其本因入某地獄貪闇爲罪依其本因入某地獄華嚴云衆生乘此殺盜諸心神入無間獄生於鬼畜道中皆因其人在生所造之緣與夢時關係恰同也是故緣由心生象由緣造既於生時生此緣造此象雖欲死後不受其拘束不得也蓋爲生理心理學上自然順序之程式凡屬受生之倫莫不由此不過聖賢仙佛能預知其然而爲善修道以避之耳然則遂無實在之神鬼以督行而賞罰之乎曰有惟神鬼就其本人所造之本因以順行其賞罰如陽世政府官長各因人民之行爲依法律以裁判賞

論 著 孜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二十六

罰之。然人民之行爲究由人民自由之思想而來。冥間亦就其鬼在生之思想行爲以裁判賞罰之。其大本實由於各人之自造也。近世生理學心理學日漸發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故生之理大明後則死之理不得不明。吾旣明其說如此矣。諸在生界者可不預爲死後之地乎。百年乃必至之日。無論何人所不能逃。蓋各勉諸。

謹按是文宣示畢奉 帝君批。劉仙諭此篇係 帝師命近年科學靈魂集撰。可署  
帝師名。蓋文非 帝師所撰。而意實 帝師所授也。先是 刘仙以鬼能入  
夢何理。詢問有人知否。又謂前人所說之夢半爲寓言。惟樂廣所說甚精。樂  
令（樂廣爲晉尙書令。故稱樂令）答人問夢。曰是想。又問曰是因。是中具  
有至理。見晉書本傳。所謂杯弓蛇影。皆樂令之論也。今以此爲問題。作爲論  
說。可增靈學之光彩云云。並命張君頤。伯王君秋渠。各作一篇。旋張君文呈  
奉 帝君批。精詳透闢。渾樸典雅。王君文呈奉 帝君批。見地極真。筆亦能

達二子所作均着刊登要誌但此中之理汝二人尙有未明者夫想則必有所欲欲之甚者神必依之神依則氣隨而注之人身之變化由於神氣神氣與天地鬼神相通故也說明此理餘事自迎刃而解矣此等著作係覺世之文不貴深奧而貴明顯等因敬誦 帝君之批二君各作殆尙未盡慨故是日帝君又授意於科學幽魂作此夢魂通幽說並闡發生時所造死後受報之確理也茲遵將二君文附載於後。

附張君文

鬼者氣也夢者人之魂魄離身神來神往夢書所謂精氣動也莊子所謂夢爲陽氣之精心所喜怒精氣從之也人之氣與鬼之氣相感故鬼能入夢夢書又謂陰陽感成是也凡人以心爲身主氣之動也心主之也萬般現象皆心所造樂彥輔說夢曰想也因也皆言心造也心不能空則想生焉心不能擴絕外緣則因生焉觀自在菩薩心無牽罣滯礙無受故無想而顛倒夢想

於焉遠離。是可證明想之說也。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因心成體。蓋世界之因。皆因於心。夢境之象。亦因心而生。是可證明因之說也。夫人果能降伏其心。如如不動。使真空之中。萬緣悉泯。六根俱淨。無所謂想。無所謂因。自不知夢魂顛倒。文中子曰。至人其寢無夢。莊子曰。真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斯爲上矣。苟非至人。非真人。心動則氣動。氣動則物。物皆可入夢。况有氣之鬼哉。思夢。噩夢。喜夢。怪夢。皆載在周禮。謂思念而夢。謂驚噩而夢。謂喜悅而夢。謂恐懼而夢。謂有因而致之夢。思念固爲想。驚噩喜悅恐懼。皆爲想。未有夢而先思念。先驚噩。先喜悅。先恐懼。其思念驚噩喜悅恐懼。皆夢之因也。皆所謂有因而致之夢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陽氣壯則夢大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晝想夜夢。神形所遇。列子晝想夜夢之論。實與彥輔相發明。而陰氣爲大水之因。陽氣爲大火之因。陰陽俱壯。爲生殺之因。凡此消息。可通天地。可應物類。此所以

鬼能入夢歟。竊嘗考之於古。鬼入夢之犧犧最著者。如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文集。夫仲卿才華卓絕。固欽佩子建者。其欽佩也。卽其想也。其才華也。卽其因也。令狐綯夢李衛公求葬故里。夫衛公與綯有舊。綯素畏敬衛公。其敬畏也。卽其想也。其有舊也。卽其因也。齊景公畋梧邱。夢五丈。夫訴稱無罪。公曰我其殺不辜耶。夫景公有恐殺不辜之心。卽其想也。先是五丈。夫爲靈公所誅。葬於梧邱。卽其因也。姚萇夢苻堅率鬼兵數百入營。大震懼。夫姚萇逞厥凶慾。肆行篡弑。其平時不無愧怍。卽其想也。其與苻堅爲仇讐。卽其因也。此外史冊所書。不勝枚舉。推其入夢之故。要皆有迹可尋。噫。夢由於想。而想由於因。或氣本相類而感通焉。或氣本不類而感觸焉。氣相類固爲因。氣不相類亦爲因。試研究佛家輪迴之說。即可悟入夢之理。凡人死後。隨其心念。望光投生。所謂隨其心念者。想也。卽因也。有感斯胎。實與有感斯夢。同一理也。其關係善緣者。因氣於類而感通。其關係孽緣者。因氣不相類而感觸。

論 著 孫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論 著 李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三十

輪廻中之善緣。卽夢境中曹子建求序文集。李衛公求葬故里之例也。輪廻中之孽緣。卽夢境中五丈夫訴稱無罪。秦苻堅率兵入營之例也。世人欲遠離顛倒夢想。以絕滅一切因果者。蓋亦深味彥輔說夢之言乎。

附王君文

或問夢於樂廣。曰。想。又問。曰。因也。蓋以人心之靈。固無時不想也。夫想非空想。必有其因。因非幻因。必有其事。溯其過去所行之事而成因。綜其現在所生之果而成想。想因而更溯其因。因想而更綜其想。疊推其所行之事。乃遂生無窮之果。而於是變化萬端。不可究詰之現象成焉。因想之關係既如是。是則人心醒時之所想。因因而不已者。寢時卽形之爲夢矣。人寢則魂魄交。交則魄淹魂。人身耳目之視聽。皆魂之寄也。魄淹魂則耳目之視聽皆息矣。故昏昏沉沉者。魄之當值用事也。此時全體皆魄。而魄卽寄於心與肝之間矣。此時心之所想。因因而不已者。魂亦隨之而因因不已。亦如醒時之寄於

耳目視聽之因。因不已也。不過醒時心欲有爲。則身之視聽隨而行之。寢時心欲有爲。則心之靈魂隨而行之。世人謂身行者爲眞。心行者爲夢。自達者觀之。真與夢二者皆心之想與因而已。然謂純係心之作用。則又失之。夫因必有所造之事實。想則必生將來之結果。佛說一切地獄。皆由心造。正陽帝君謂人死後。因心之想。望光卽投。隨入六道。華嚴原人論云。因殺盜等。心神乘此惡業。生於地獄鬼畜中。因性善行施戒等。心神乘此善業入母胎中。由此諸說。則人心之思想。皆與其實境有密切之關係。非空空幻想而已也。是知人當夢時之想與因。亦當然有實在之境遇矣。世每有鬼神入夢之事。皆由是耳。蓋鬼陰氣也。人之寢夢。魄用事也。魄亦陰氣。以陰招陰。而又有其所造之因以致之。所想之果以趨之。以故實境之鬼。與其寢夢之魂相遇也。楞嚴經云。衆生若於本因貪諸物色惑等爲罪。是人罪畢。各以所遇成形名爲諸鬼。是則人當鬼之生時與之造因。又安保寢夢時不遇成形之鬼入夢乎。

論 著 李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論

著

孚佑帝君夢魂通幽證明生時所造死後受報說

三十二

晉主夢大鷲。周王見杜伯。史傳所載不可勝數。若謂夢屬幻境。何以竟能索命。佛曰。慎勿造因。菩薩曰。斷絕妄想。莊子曰。至人無夢。不造因。無妄想。則庶乎至人無夢矣。又何鬼之能入乎。敢以望之修行君子。



詩詞

碧眼仙子

庚申六月十九日

轉蓬仙子走塵寰。山也相知啓笑顏。新雨雙螺濃。有意洗心泉水靜。潺潺看破塵寰學道來。深山匿跡望蓬萊。幾回欲識真丹訣。怎奈凡心撇不開。

黃仙

庚申六月十九日

塵緣拋去冀仙緣。誤說仙真在面前。流水青山何處有。風雲變幻到人間。

韓仙

庚申六月十九日

鏡海生波影。欲驚飛鸞飛蝶。夢難成。脫身化裏須知道。縛繭抽絲要自行。

張仙

庚申六月十九日

元夜青燈碧或藍。幾回色相向空添。一雙龍子都眠熟。忘却珊瑚在島尖。

何仙

庚申六月十九日

詩詞

二

白鶴青蟾脫影來。幾年修積到天台。風中燭影搖難穩，鬧裏繁華從此猜。

胡仙

庚申六月十九日

心香萬里鬼神通。何用青檀與赤松。亂繞玉基雙曰鶴，青天自有鳳隨龍。

孚佑帝君

庚申六月十九日

湧泉列樹在蒼崖。烟起西山日欲斜。莫問桃源真世界，花開花落自仙家。

孚佑帝君

庚申六月二十二日

山青路沒雲鶴唳。空中急兩袖，綏山桃弛擔。山前息夕照，露初消。月明分外嬌。風挹鸞龍影，浪開子午潮。漫流鳬浴影，笑觀上清景。涵三宮邊草餐之應不老。相携傳與君，勸君回頭好。

吳仙

庚申七月初二日

輕駕飛雲望北溟。蒼茫八表滿蠶煙。鏡開已見本來相。一半模糊一半真。

胡仙

庚申七月初二日

等閒看得等閒花欲認成空念已差明白無非物象第三指上現圓華  
馮仙 庚申七月初二日

秋陽猶有暑餘威足跡尋山入翠微幾樹蟬鳴未肯歇祇因風露不充飢  
黃仙 庚申七月初二日

流雲映日成奇采瀑布懸崖發異聲酒興詩情兩無着拋來行杖倚長亭  
楊仙 庚申七月初二日

酒熟無人對玉杯酩酊枕藉在雲限偶然值得飛來鶴驚起相呼呼不回  
華仙 庚申七月初二日

清風入秋京山水何鮮明樹杪搖蒼波微風徹古林棲棲一道士擁書獨沉吟  
書中篆丹字疑是黃庭經奧義天地秘玄方自然心世人能解此不憂秋色侵  
長秀匹松柏風露滋其生

宏教真人 庚申七月初二日

詩詞

四

來去東瀛閱海光。波橫濤巒望蒼茫。蛟鼉夜夜隨潮至。蜃市迷離天一方。

孚佑帝君

庚申七月初二日

逍遙遊去雲水盡。天色分明蒼碧間。萬里青空來一我。隨緣踏破幾重山。山氣凝成結紫樓。高峯插刃引浮邱。袖中屐破乾坤秘。笑與閒仙賭伏鉤。

吳仙

庚申七月初三日

歌席詞壇舊擅名。十年揚浦號多情。駢文腹笥猶須曝。笑我雲煙苦未寧。

劉仙

庚申七月初六日

白雲渺渺鬱秋光。一夜金風又送涼。分付山中樵與牧。青青莫採看蒼黃。

李笠仙

庚申七月初六日

落日迫虞淵。幾點飛鴉。纔見柳絲桐葉。留住十里殘煙。聽水激鳴鐘。看雲橫垂冕。泉活藏鶯。風來舞燕。樹竹拱。村前蕉石環。庭院陰生。夏午涼滿。秋宵此是人間。廣寒宮殿待與子。問道談玄真趣饒。誰領徧。

自註云。此名人間不傳。蓋凡樂曲也。此平仄互壓同聲之詞。於詞律甚精且細。所謂調韻五聲而得環中者。老夫久不操觚。偶然爲之。尙合聲調。此奉帝師命。命諸人研究也。

劉仙 庚申七月二十日

白霧青煙賈碧城。金風西起氣濛溟。掀波欲擊蛟鼉宅。暗贈珠刀救衆生。  
何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海上青山畫不如。波光雲影混涵虛。龍華一去瀛花晚。回向煙寰賦遂初。  
吳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蘆洲孤鳥帶煙飛。寒戌荒汀冷翠微。萬里江天歸夢遠。白雲深處舊柴扉。  
謹按是日 何仙示云。凡 諸仙降臨之詩。皆有其本事。無一泛語者。  
吳仙因便道過視舊廬。故云然耳。

桃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詩詞

詩詞

六

瑤池賽劍落飛霞。遲我鳬光一刻。賒笑逐急風。天際去。又從海角話桑麻。

李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半天飛鳥幻雲華。漫作長安古押衙。劍覆袖中變虹氣。射來人世化朝霞。  
自註云。我偶過津門。見仗義救難民者。故云。然而伏有○○機也。

姚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青青已漸見微黃。無限山光映日光。袖底欲收春柳色。昨宵秋氣過橫塘。  
蒼巖矗立幾多時。飛雁驚秋去不遲。樹下黃精澗邊石。採餐分與菊花卮。  
自註云。夜來之品。非有仙骨者。不得餐也。

余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南望瓊崖北碧城。佳山佳水倦雲程。些些遠樹掛秋月。三兩橫空雁羽平。  
任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學靈

誌

要

古木轉曉景。新涼發林端。樵徑延爽氣。雲路看遠山。青冥孤飛鶴。隨意相往還。  
自註云我昉也。幾百歲未履薈北。今隨瀛仙一到。殊快事也。

謹按昉字彥昇母夢五色采旗。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  
因孕昉焉。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仕齊爲太常博士。後仕梁爲御史  
中丞。卒於官。武帝悲之。諡曰敬子。卒後甚貧。其子西華。多著葛帔。劉孝標爲  
著廣紀交論。

符仙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燕山風景足流連。邈邈秋雲淡淡煙。雁過塞門空碧嶂。山青無限望遙天。

孚佑帝君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菊門秋意竟如何。秋水常流秋山多。我願頻迴鸞鳳影。落霞海外蕩秋波。蓬瀛  
未是神仙居。新涼乍生轉口虛驅起蛟龍。相爲伴。寒宵孤燈孤鶴孤我訝。今年  
秋忽到仙家。問龍與蛟不言。但咨嗟。從來玉樞溫和常懸璣與璿。去歲乃爲鯨。

所。擣。寶。失。暗。風。絕。瑤。池。遽。凜。冽。我。聞。蛟。龍。之。言。心。惻。惻。仰。望。昊。穹。淚。欲。竭。餘。溫。  
或。猶。在。人。間。且。向。諸。人。間。因。緣。薊。門。秋。意。竟。如。何。今。年。秋。比。往。年。少。耶。多。  
自。註。云。遮。與。擣。同。今。改。遮。

孚佑帝君

庚申七月二十五日

朝發上陽道暮抵古薊門雲連朔漠遠烟橫滄海昏魚龍潛幽蟄風雨動墟村  
寒山晚火明獨過蓬萊城孤碑牋殘照高杉挂落星撫我舊時碣登我昔日亭  
廻望海色暮萬波疊波溟遙指飛鳥沒笑視晚潮生忽念勞神客爲之淚縱橫  
翻然返鶴輿回思燕臺侶將丹與酒給汝吃此心須知個中與苦辛  
適從蓬萊縣來彼處有人請乩瞻景徘徊偶相憶耳

黃仙

庚申七月二十七日

空明映澈碧玻璃容與中流蠲首低蘆荻秋風渺何處月華江畔幾人歸  
洞上人覺上人

庚申七月二十七日

靈

學

要

誌

五台明月異諸山。洞上人拄杖遙看縹渺間。雲氣鬱蒸天似醉。覺上人風波激盪地。仍聞殘花黃。欲迷歸雁。洞上人落照紅還送遠帆。携手當年憑弔處。覺上人酒醒沉夢到江南。洞上人。

黃葉仙絳蕊仙

庚申七月二十七日

鶴馭隨風下古燕。黃葉仙青嵐立峙水清漣。高歌猶憶秦聲越。絳蕊仙小酌無甯楚士顛。柳色秋光蒼未盡。黃葉仙蓼汀夜月碧如煙。鴻飛欲向南溟去。絳蕊仙陣陣哀音到耳邊。黃葉仙

劉仙

庚申八月初一日

半江風雨黯山峯。冷客秋情思未空。飄蕩隨流天不管。文人有賦買猶窮。

吳仙

庚申八月初一日

黃石傳書意最深。蒼生終竟賴斯人。他年耕穀原游刃。鼎盛功勳證果因。自註云得道先視外功成真不徒修煉子房往事吾以望之諸子耳。

詩詞

詩詞

十

姚仙 庚申八月初一日

東來餘興偶看山。山嶽巍然不可攀。雲氣相扶平地起。登他巔頂瞰瀛寰。

洪仙 庚申八月初一日

酒熟香溫一枕閒。黃庭在手意茫然。無端聽得哀鴻響。回首蒼蒼爲乞憐。

華仙 庚申八月初一日

西風捲起北溟雲。鬱作秋涼地。欲昏落葉幾聲。昨夜雨一番蕭瑟。却愁君。

盧仙 庚申八月初一日

黃鶴樓前見雁飛。江干醉後幾人回。歌聲互答潮流急。一帶山橫錦繡堆。

宏教真人 庚申八月初一日

宏教真人 庚申八月初一日

劉仙 庚申八月初五日

雲陣縱橫鶴羽慵相逢。道侶語從容。猶疑遠近山峯簇拱向鸞旛去路中。

涼雲吹遍十三樓。八月燕臺已極秋。寒雁聲哀白。沙渡遙天一望動離愁。

吳仙 庚申八月初八日

涼秋草未露。零瀼雁字橫。空嶺色黃何處玉關情。最切早寒天氣憶遼陽。

余仙

庚申八月初八日

瞳瞳日色朗。秋光溪草芊芊水國涼。玉笛暗傳天上曲。桂花香裏奏霓裳。

桃仙

庚申八月初八日

碧雲冉冉鶴衣翩。遠御涼風到古燕。嵐色淺深知路近。笑拋鳬鳥小溪前。

洪仙

庚申八月初八日

逐雲飛過秦嶺北。看水溯源漢江南。一夜秋心渺無着。月華寂寞上闌干。

何仙

庚申八月初八日

冷靜塵寰幾僻居。朝瞰紅上小園榆。溪流漸向前。村去三五農夫笑。讀書。

自註云農夫笑我耳。

盧仙

庚申八月初八日

境近靈山。景不秋。源頭活水繞西疇。偶從林下拾樵斧。知有奇人在彼邱。

孚佑帝君

庚申八月初八日

秋光凝聚。秋天浮秋風蕭瑟。秋聲冷處。劉豈是天之心。零落繁華同一夢。隆者  
替廢者興。此中自有循壞。因若蓼若菊方長。養不與秋涼。蒲柳同枯榮。景物歷  
歷黃鶴樓。又成一堆瓦礫場。腥臭不借江流滌。莫歌莫號且倒觴。哈哈事事尋  
常奚足論。成因敗果君毋忽。杯中乾坤萬載還。一江秋月隨潮泊。

自註云昨夜過黃鶴樓於瓦礫堆中口占此詩

何仙

庚申八月十二日

謹按報紙載黃鶴樓又有火災。

清涼鶴影逐金風。嶺上枝枝帶晚紅。搖落蒼江無限思。寂寥人世不曾逢。詩情  
飛入雲天外。笛韻傳來月夜中。普度航停南海近。願隨居士聽啼鴻。

劉仙

庚申八月十五日

半壁新月飛鸞却來翻門少歇空中瑤華流蕩嬌娥遙拜不相接笑奏團圓一  
闋向人寰細說

白仙

庚申八月十五日

香飄丹桂鶴渡銀河知今夕人間團圓幾多江山如舊月華如繡笑向金臺與  
金仙邂逅多情是我雲中摸索冤魄却被嫦娥詬

宏教真人

庚申八月十五日

舊山雲斷滄溪月斜漫道是中秋佳節幾地哀鴻鳴四野他哭說何處是家望  
月兒團圓人兒却在天涯傷心淚如麻滿路悲嗟仁人君子怎麼還有責者可  
能放得下唉

謹按 真人是作一字一淚不忍卒讀旋奉 孫佑帝君諭今令節也汝等

每當快樂時宜思人民之罹於憂患者汝等皆一時英傑當恩所以救之之  
策與其緩不如其急也吾聞柳弟之作不禁酸鼻蓋北五省數千萬難民死

亡枕藉禍至慘也。

應仙 庚申八月十九日

崎嶇登盡得中原。藉草扶松一晌閒。忽值歸鴻遠。音至隨雲行去不知還。

梁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零落秋光半海洋。潮聲夜夜過錢塘。漁夫歌到無人和。一帶楊枝送夕陽。

吳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清景在秋日。登臨挹山色。揮麈驚雁落。彈弦追兔蹤。深林亂流雲。衰草藏病蝶。牧豎結樵子。仙人伴逸客。酒食泉流竭。歌高鳥啼歇。相對各蘧然。浮生隨轉折。  
余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靜意隨石隙。石髓餐已甘。飛花藉高臥。臥遊天下山。峯巒積胸次。起伏煙雲攢。氣吸卷五嶽。氣吐迴滄瀾。奇哉摩詰。詩畫不賴青丹。  
吳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鑑

學

要

誌

竹杖芒鞋踏破雲。晚風笑問水濱人。煙迷古戍寒鴉渡。倩得飛鴻指舊津。

李仙

長吉 賈仙 閩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雲窟鬪蛟星亂墜。薄海狂飈吹欲晦。啼鳩泣駝天雨淚蒼帝。開眼矚萬類鬼神馳逐妖與魅。南儻北忽蹀躞會。天爲清明啓。豐歲噫嘻長吉閩仙一齊醉。

盧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落葉浮秋色。斜暉滿高堂。鳥棲松際月蟲吟階下霜。人生壽與歲動如朝露。光神仙不常遇。時過卽參商。相逢數相勸。努力毋悵悵。

華仙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章回日月聚陰陽。磅礴河山宅虎狼。拂去塵氛天地倦。留將人事鬪蒼涼。

關聖帝君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茫昧羣生同大化。龍雲攝喻歸神功。性天在抱混然體。英氣當空倏爾鍾。河嶽綿延千古歷春秋。記載一經通道成。尙待宏仁德教貫東西自在公。

謹按是詩末二句乃關聖頌揚帝師也。

端木夫子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

青經卷卷傳諸俊。魯魚字迹須細審。聖道邪說微茫辨真者僞者從心省。我有冠裳與子臧。我有仁義與子詳。萬世名教天之常。師嚴學定母子荒。

劉仙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却笑閒雲日日忙。憑虛一喝起龍光。等閒酒醉長安市。失去瀛寰舊錦囊。

張仙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歷亂沉陽驚雁羽。婆娑丹穴倦聞歌。者番識得榮枯意。衰草邯鄲劍自磨。

華仙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景陽草長銀井星沉。岐山威鳳鐫修翎。華獄欲低溟海竭。胡天八月霜成冰。對此進酒酒興凝。對此放歌歌意暗。鶴騎何處消吾慮。鈴聲滴盡夜雨心。勸君領略此中因。

桃仙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曲檻看雲小駐時。呼童洗酌賀新詩。笑隨麋鹿江濱去也。採靈芝煮柏枝。

宏教真人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清絕鶯山阿。半爲俗忙拋郤。聽雁聲悲壯。秋風正多。誰解宋玉愁。無限祖君淚。  
婆娑竟漫將。蓑弘舊血染遍山河。只可憐蒼生。羅了無端網。羅父子不相見。家  
付洪波。仁人英傑喚奈何。徒費盡一腔熱血。無救於他。

孚佑帝君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錫兒隨雲去。未還半途鐵肩磨蒼苔。驟氣幻成魚龍態。變遷滄桑亂谷田。倩看  
西瓊花。正落漫漫風摧似飛雪。驚破壺中天。壺公拾花默無言。便向長安買藥  
去。須知韓康不論錢。哈哈欲度世間顛。迷者未識有緣也。無緣。

余仙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輕雲捧出海天鸞。落影浮江水面寬。救世容將全訣授。橫流寶筏此心觀。

詩詞

十八

李仙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聞道秋風徧海寰。鴻飛夜月度天山。潮頭掉去音書斷。一半離情在玉關。  
自註云此亦人情耳。

洪仙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行盡雲山氣轉舒。落鴉衝月憩平蕪。僧歸水洞魚潛避。怕是漁郎過五湖。

張仙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溪流宛轉繞柴扉。一陣金風落蕨薇。地僻天荒生意淡。牧樵斜日放歌歸。

馮仙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醉醒任意只遨遊。數萬佳山橐底收。雁羽輕描秦嶺影。雲僧飽飫北平秋。

華仙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清泉煮石冷心脾。風味無人靜會來。松竹根荄叢草鞠。仙人掘得老靈芝。

碧眼仙子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詩詞

龍潛海面。闊鶴起天風。高獨上崎嶇。嶺。詩情借酒陶。

李佑帝君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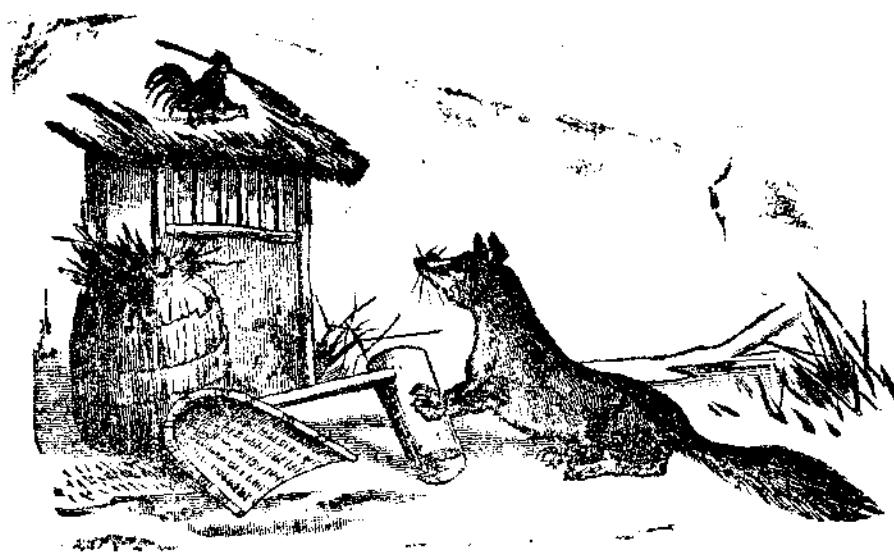
騎鯨滄海吸風雷。道力降魔世路頽。住笏看潮潮已去。揮弦撥霧霧爲開。九華晶珮垂丹液。百結羅襦映碧埃。遊戲人間君不識。河山留與錢金罍。

白上仙玉蟾

庚申八月三十日

烟樹鬱漫漫。笑下瑤賓清。風兩袖。月光殘。贈向鶴朋真。解意趣味沈。瀾鏡淹渡青。鸞雙轔翻翻。琪花一路發。斑爛將爲春芳留。望眼參悟金丹調。寄浪淘沙

詩詞



唱 酣

靈

劉仙原作

庚申七月初六日

青山指點遠天涯。幾隊飛鴻落暮霞。載得濤聲江上去。秋風黃浦一帆斜。

和作 林君耿凡

幾處蘆花淺水涯。金風瑟瑟綯秋霞。鸞驂飛渡蓬萊島。五嶽歸來日未斜。  
批 汝詩好快且熟如見我的鶴影哈哈信然五嶽歸來日未斜時也然子何  
以知耶

和作 錢君幹丞

游遍山涯與天涯。天光如畫麗朝霞。九皋自有冲霄鶴。肯學隨風燕子斜。

和作 胡君酌同

鸞影飄飄照水涯。晴空天半起朱霞。江頭不盡秋來意。蘆荻花飛雁字斜。

唱 酣

誌

唱 蘭

二

烟波浩渺望無涯，孤鶩飛來傍落霞。千巒愁心江上水，臥看帆影趁風斜。

和作 朱君逸馨

指點江頭共海涯。蒼茫萬里爛晴霞。秋雲滌淨秋心寂，碧宇無言落日斜。  
和作 江君宇澄

銀河耿耿歎無涯。牛女無言散綺霞。况是明朝逢七夕，多情新月傍星斜。

和作 王君采丞

家住南湖水一涯。點蒼佳處足烟霞。何因老大作王城客，盼斷書空雁字斜。  
和作 陸君建三

十年拋却舊生涯。黃浦江頭憶暮霞。老大更嗟同氣少，秋風時痛雁行斜。  
和作 袁君履卿

伊人宛在水之涯。野色蒼茫落暮霞。月白蒹葭無限感，輕舟停處影橫斜。

和作 丁君湖庚

漫從江海問津涯，尙有秋陽照晚霞。日落風帆忙裏過，新涼恰上月鉤斜。

李仙

笠翁

庚申七月初六日

示云所以。帝師命予參贊詩詞者。固因覺世爲急。而尤以文風彫敝。實莫此時爲甚也。故以命予且以此社詩人。素爲帝師所眷顧。若實事求是。必將超超元箸。與仙調同賡也。茲以秋字命題。各填賣花聲一闋。立刻交卷。

秋

王君秋渠

暑意正蘭跚。午夢方酣。涼風舞蝶憇珊瑚。窗外松濤鳴歛落。陡覺衣單。

又

朱君逸馨

秋色到誰家。籬豆初花。新聲蟲語透窗紗。淡月疏星涼夜靜。銀漢低斜。露濕蒼葭。雁落平沙。楚天遼闊。碧雲縫。漁唱一聲歸去。晚隔浦殘霞。

玉

批 汝詞極有幸致佳作也

又

林君耿凡

唱 酣

唱酬

四

一瞬退炎威。惟字初歸桐。陰片葉又驚飛。歲序蹉跎逾半載。蟬韻低微。  
音逗薺蕙熱境都非朱籬。小步菊剛肥。萬里月明人靜候。候也胡爲。

五雲大仙原作

庚申七月二十七日

靜裏聞聲耳。壯聲濛濛海浪接碧空。瑤闕金城影重重。重仙袂飄然引颶風。寶筏  
行向東瀛東。鸞旛鶴旆來從容。樹枝遠掛夕陽紅。秋花寂寥秋食慵。慘淡山河鴻濛中。  
誰與激盪開玲瓏。酒醉酒醒何處翁。茫然坐臥山之峯。杖頭沽酒有青銅。摘石吞之聲璁璁。  
黃庭讀罷紫經通。一瞥興亡不足恫。

諸子詩興如何我欲作個考試官可乎不許思索各將小兒來置吾座右一筆  
一紙限一刻了事斷勿求好此係帝師所託諸人慎之。

謹按同人請示 五雲大仙姓名奉示云雲峰矗立我登其上袖底乾坤。  
勞君猜想林君品三猜爲銀山祖師鄧雲峰仙師奉示云林君饒舌爲我  
說破矣。

靈學要誌

和作 錢君幹丞

木鐸不能振。噴雲列仙聯。袂控鶴下九重。海浪接天御。長風飛鬼先。發扶桑。東五洲。游遍無倦容。歲厄陽九刼。灰紅雜神來。格警惰慵慘。淡山河醉夢中。冀通茅塞心玲瓏。紛囂誰是主人翁。極目蓬萊第一峯。王氏武庫鄧。山銅斷金碎玉聲。璁璁世界興亡本棣通。因果循環令我恫。

和作

江君宇澄

擾攘塵寰耳已聾。心如水月接遙空。庭花飛舞花影重。清芬滿袖來清風。步月循廊東復東。襟懷瀟灑何從容。深宵遙見五雲紅。兀坐不知此心慵自慚。寄跡天地中。洞徹虛無開玲瓏。嗟哉幾見百年翁。迅如飛雁度前峯。精誠可應蜀山銅飢餐白石。與青璫神遊物表天人通。莫自沉淪莫自恫。

和作

胡君劭周

聖人神道設教振頑聾。仰天長嘯下遙空。紅羊浩刧歎重重。四塞陰霾無好。

唱酬

風大陸將沉海之東。土仙悲憫常憂容。新新千樹江楓紅。飛鸞度世莫辭慵。  
一葉慈航碧浪中。三千世界同玲瓏。婆心不比信天翁。道德高於九疑峯。君  
不見券是鐵兮符是銅。談玄達旦聲璁璁。靈犀一點與天通。普救羣生無怨  
恫。

和作

張君題角

黃鐘大呂音振聾。色相無着心空空。五雲燦爛重霄重。華筵說法坐春風。百  
川欲挽狂瀾。東大荒萬彙皆包容。劇憐泡幻塵迷紅。天運不復天意慵嵇紹。  
昂然稠人中。鶴姿高潔何玲瓏。賦欣遇黃衣。翁妙筆疑是飛來峯。親承陶  
鑄光頑銅執鞭惟願隨。繆寒暑雨陽樂窮通誠感罔惑神時恫。

和作

林君耿凡

舉世混濁噴且聾。天荒地老雲滿空。愁城恨海重復重。上真垂慈馭仙風。丹  
書下警太行東。勸化羣生語從容。踏破十丈軟塵紅。苦心未忍一日慵提携。

小。子。浩。刲。中。爲。開。心。竅。使。玲。瓏。如。逢。漢。室。河。上。翁。共。餐。紫。霞。天。姥。峯。仙。劍。光。  
芒。爍。紫。銅。仙。佩。有。聲。何。琤。聰。仰。視。天。門。九。級。通。惟。有。流。亡。令。我。恫。

和作

袁君履卿

天。將。啓。曠。發。癡。聾。一。聲。霹。靂。震。遙。空。劈。破。鴻。濛。千。萬。重。大。塊。噓。氣。生。長。風。木。  
鐸。不。振。道。其。東。慈。航。寶。筏。渡。從。容。霽。日。騰。輝。紅。復。紅。照。醒。世。人。塵。夢。慵。悟。來。  
只。在。方。寸。中。誰。驅。翳。障。啓。玲。瓏。百。歲。曾。無。百。歲。翁。負。笈。從。登。天。姥。峰。三。尺。慧。  
劍。磨。青。銅。憑。風。一。舞。聲。琤。聰。斬。闢。荆。棘。天。道。通。茫。茫。世。事。何。足。恫。

五雲大仙

庚申七月二十七日

諸。子。皆。來。吾。與。黃。葉。仙。子。絳。蕊。仙。子。洞。上。人。覺。上。人。及。汝。等。聯。韻。以。  
圖。定。次。序。共。成。五。言。長。律。一。首。以。紀。今。日。佳。會。題。爲。卽。事。韻。限。七。陽。

寶。籙。卽。慈。航。

伯。張。頤。

批。極。合。格。律。續。者。均。以。此。意。發。藻。摛。華。蓋。神。仙。之。詩。文。所。以。救。世。度。人。也。此。

唱。酬。

唱 酬

八

句可謂極得其體。

三家共一堂。闡明玄妙理。

林品

聯詠短長章。恰值金風爽。

胡初

親承玉液涼。

周通

華

周

親承玉液涼。

周

華

周

華

旛開翠嶂。

綠蕊仙子

瑤闕放祥光。

仙曲雲璈奏。

洞上人

天花露蕊芳。

度人

度人兼度己。

周甫

度人兼度己。

周通

度人兼度己。

周

度人兼度己。

周

度人兼度己。

周

度人兼度己。

示云此句難了我哈哈我只好胡謅了。

眞諦便眞方色相鏡中取。

五雲仙子

乾坤袖裏藏。

塵寰來紫氣。

戴子

逆旅話黃粱。

緣

緣

周

逆旅話黃粱。

葉濟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會龍華注。

覺人

音書烏使將。

丁朔

莘莘多學子。

庚朔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神功接混茫。兩間盈善氣。

朱逸馨

千佛選名場。

庚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周

濟濟盡明良。

孚佑帝君。

庚申八月初一日

批 可謂聯珠串玉矣。刊入要誌亦富有興味之材料也。

今日公事簡單我偶發詩興。秋夕微雨意緒淡然。一好詩題也。但詩貴神韻重性靈。清代惟王阮亭袁隨園爲稱最。餘如吳之騤麗尤之華瞻亦其次焉。此數

靈 要 學 誌

子皆在吾門下隨園西堂未來。阮亭穀人今隨侍。汝等試與聯句作古風一首。由灰字轉微字入覃字。走冬字中疊四律句。勿露痕迹。接王句者。須要謹慎。須要謹慎。勿辱漁洋也。吳之先後。亦須吃緊。先拈圖以定先後之次序。

天空如洗無纖埃。伯頤 普天翠華一時來徑綠蘚蕪。吳仙 九霄雨澤承蓬萊。

秋聲高唱魚龍夜。胡劭 秋心飛入秋雲限。大地山河涼如許。袁履 瓊漿滌盪金銀臺沉沉鐘漏惜幾希。戴子 唉入寥空神鶴歸。焚香默會黃庭意。陸建隱

酒常關白板扉。不管寒烟濕村樹。王秋渠 隱

王仙示云。寒煙溼村樹。吾舊句也。汝加不管二字。最妙無乃超入仙骨乎。我再調你一句罷。

笑携冷蕨富雲薇。江上寒雲卽古潭。

王仙

王仙示云。哈哈冷蕨當雲薇。此汝之成句也。

千秋心月鏡中涵。宵來揩拭塵機淨。夏用卿 色相不着無礙。貪疏如梧桐。淡如菊。

唱 酣

伯張題

十

王仙示云。畢竟還是玄虛君優勝。你我皆前後及第。以朝代考之所謂大同年也。清才淪落。真可歎也。使我主吏部必無此屈慧。真君句亦超絕。此詩本每人一韻。然氣未盡。再續幾句不妨。卽由吾與張君夏君結之可也。

謹按是日陰雨。時已夜深。同人多散。惟張夏二君在社。故命結束之。

獨立浩森。誰與參青燈。斗室詩興。慵。王仙哀鴻相感。悲無悰。安得青天撥雲霧。

卿夏用律回黍谷陽調冬。伯張題

王仙諭云。此詩亦可歌矣。結數語。靄然仁人之言。深含詩旨。

劉仙庚申八月初五日

諸人各作道詩三首。各切己意。

道詩

王君秋渠

汗漫流光已卅年。生平事業半顛連。邇來酒醉長安市。又向文成漫學仙。

趁體今風恰。恰涼十年落拓到漁陽。阿誰識得環中意。獨有倉曹袁侍郎。  
不識金丹微妙理。孱軀每看燕梳翎。偷閒常學曼卿懶。曾惹仙人鞭小繁。

又

夏君用卿

大道純陽亦至仁。師門傳授記來真。心持未肯須臾舍。放眼乾坤萬物春。  
幾編經卷一爐香。仙佛同龕供玉堂。悟得本原真妙諦。了無分別大明光。  
七九還丹一笑逢。三千功滿本無功。從師早願歸山去。未忍蒼黎水火中。

又

袁君履卿

一墮塵寰千百年前因後果似相連。待將笑語親聆日。劈破鴻濛作上仙。  
鼎爐火候莫教涼。九轉丹成竟體陽。離女坎男真配合。天台花事薄劉郎。  
功欲三千行八百。未圓且自養修翎。在陰莫漫輕鳴鶴。不受乘軒好爵榮。

又

胡君勤周

萬里飄蓬不計年。蒼茫海苦顛連。悠悠人我均無相。頓悟真空即是仙。

唱酬

唱酬

十二

不畏金飈分外涼。憑將爐火煉真陽。夜來一枕黃梁熟。漫道當年作省郎。  
無上清虛是玉京。何時跨鶴任舒翎。澄心止水參玄理。不管閒愁萬斛縈。

又

陸君建三

直將時局付棋枰。原草年年枯又榮。只惜浮名相引住。繙塵抗走老燕京。  
人多智巧自勞愁。却羨愚公百不憂。貧賤能安惟止足。莫教冰炭逼心頭。  
本無物累與情忘。惟有吾心自主張。動靜任天行我素。等閒不入利名場。

記事

庚申七月初二日

吳仙諭速催諸生齊集。帝師將臨。

孚佑帝君臨

諸生尙未集耶。速促之來。今日考驗之期。乃遲遲不至。唉。上期已囑咐早到。竟  
遺忘却。業精於勤。奈何不知。諸生入此社者。無非希望德業之精進。其如此一  
暴十寒何哉。凡社員如三月不到社。又無特別原由。與贊助本社之舉。是其人  
已不肯出力於本社矣。如此社員。不妨除名。嗣後均准此辦理。並仰先將此諭  
分交各介紹人。告知不常到社之諸生。若再不來時。照上法辦理。

謹按。本社奉帝君命。自六月起。每星期日開正會。上午十鐘齊集。每星期  
四開副會。下午四鐘齊集。乃行之陋月。同人多不依時蒞會。故言諭督責。是

記事

記事

二

亦整飭社規之至意也。

參觀諸人請各靜坐片刻如有所問依次叩問可也。

楊君端宇問事

道行從參漫誤猜。因生果伏暗相推。奇緣別有龍華會。頭白他年鼎欲灰。善自尋思不可錯也。

呂君永恩問事

花發春情如是觀。枝枝葉葉畫圖看。泥君道性應須覺。自覺方知上乘難。知否。

劉君鳳梧問事

深谷餘芳何處尋。流潮偏與五雲并。奇觀許汝天山外。一片青旗是帝城。

林君金相問事

翼翼從來得福多。立功還要自磋磨。將渠見解先拋却。二十年華莫浪過。

熊君壽問事

心存善果自通神。無謂難圖半道傾。明白去求明白獲。黃爐坐久卽生真。此中有妙諦也。

李君時品問事

薄雲蔽日光猶烈。洪水漫江岸尙存。佛道殊途原一理。修持要在個中論。

張君世緒叩問擬辭現差。另謀生計以辦道務。

依稀光景自家知。只要心堅便可期。道在汝心非外務。行藏去就各相宜。

李君鴻祥問事

得失何云無主持。誠心向善自加思。此番果獲天神佑。一路春風逐馬蹄。

龍君羣希問事

因成果不可移。道在心不可失。白雲縹渺天之空。一輪晚日桑榆跡。

黃君應遴問事

楊柳離情未遇時。風塵遺璧惹愁思。相須尙有平江月。把定奇謀莫語誰。

記事

四

廣濟寺僧宗鏡具表云。迷在沉淪。失却還鄉路。求祖師哀憫加護度其指歸處。

何君健問事

吾有數語贈汝。學道從真。本無界域。行善積德。修道始基。功果圓滿。自登壽寓。煉丹成熟。自獲飛昇。內功外功。不相輕重。堅定勤勉。乃克有成。汝其識之。

訓瞿君根約云。汝猶憶前事耶。花花塵世。孽情紛擾。藥服如何。功達何地。修積未竟。自難見效。然今日相遇。緣尙不淺也。遵本社宗旨行之。自達汝目的也。訓鄭君從耘云。汝與吾緣最深也。汝學道進境甚速。功力不錯。尤吾所愛。但以後當遵本社宗旨。講求利濟事業。以成外功耳。

謹按瞿鄭二君皆帝君舊日弟子。故訓語云云。

訓丁君朔庚云。凡求道者。須念念注於濟人救困之義。不可一念或雜。汝日後在社辦善業。行內功。皆須如此切記。青山舊是相知者。一度西風隔。上清揮麈問。君君要悟。春花拈得在多情。

訓林君品三云。汝須靜心。注念於濟人利物。勿雜勿雜。海上白雲飛。白鶴鏡中紅紛飾。紅顏幾回燕語梁邊幕。十載花開亭上欄。

諭諸人云。今日周旋了一天。謂參觀閒事者較多也特囑柳弟代吾考查。諸人暫候勿去。

宏教柳真人臨。諸人功過逐一批評。至十一鐘甫畢。

諭云。諸人多漏於實行。以後務須重要視之。不可隨隨便便。頃所批語多含勉勵之意。當細思之。

庚申七月初三日

吳仙示七絕一首。錦箋鶴翼誤成文。書法玄黃稱上珍。雲水斜烟橫。幾點時流。

記事

記事

六

錯認衛夫人

謹按是日學扶墨蹟。並非會期。故詩意云云。

墨蹟扶法須先練習手術。次練習精力。而要在人神孚感。習之既熟。便能得心應手。自然而然。不過初習時不能即責其逼似也。速備紙筆。

問乩筆長者短者孰宜

長者有力。此後速製二人所扶之手套。及乩端筆端相合之螺旋。切切。

扶墨蹟大字二十一張時黃紙告罄木筆亦斷折請示辦法

哈哈。所以命演大字者爲筆力故也。此時之手可用矣。再賜墨蹟三張。則筆力卽勝於前矣。扶畢後。帝君當臨。無意中或得。帝師真蹟。亦未可知。切切誠敬。

孚佑帝君臨

帝君賜墨蹟大字五紙。並索閱道德五千言序。

謹呈道德經序

吾書存世間者。本不止一體。此序墨蹟。亦醉中所書。今日看來。當時醉態。猶存紙上也。

謹按 帝師著有道德經釋義一書。康熙二十九年。篆水牟允中自源擬重訂問世。呈蒙 帝師賜序。並乩筆親書序文。牟君卽以 帝師乩書刊印於卷首。迨鄒君學鯤劍水見板籍已百有餘年。忽感板廢。則書亡。書亡。則尋經無指。遂解囊重付之梓。由羊城西湖街汗簡齋承刊。於嘉慶十四年告成本社。是日所呈乩書序文大草。卽鄒劍水刊本也。

庚申七月初六日

劉仙諭

要誌材料。亟待增添。帝師牖世覺民之心。無時不急祇。因前經社址遷移。及辦各項救貧事件。未暇顧及。今特命諸仙續前著作。尙有常樂金仙宏教真人。

記事

記事

八

白雲仙子等來社示草。諸子其各預備。

李仙笠翁降示凡樂曲一闋。並諭云：此平仄互壓同聲之調。於詞律甚精細。此曲人間久不傳矣。我亦生疏了。大家研究研究。亦文人消遣之一道。不獨要誌中添一種資料也。諸君子半皆科甲風雅。或仁人高士。故樂與周旋。否則雖有帝師命。吾亦不肯來。唉。念二三百年來。孤調苦詣。更無知音。雖衆譽栩栩。而風花放宕之外。更無人以直道樂天之事相目者。噫。余固豪放不檢於言。然心實坦直惡耳。何至爲時流所貶如彼耶。

又諭某君云：汝前世因緣。余本不知。惟今日奉命來時。帝師告以汝之前因。囑余觀汝誠否。誠則告之。否則不必。余受命惟謹。姑以詩相示。

旋示七絕一首。詢某君知否。並云此事載在唐代叢書。君豈不曾讀耶。因此事係前生最要因緣。固當秘密。汝若未悟。吾再示詩如下。

旋示七絕七律長歌各一首。並諭云：以意會之可也。

謹按關於前因各事及詩例不詳載。

奉 帝師傳諭。社中香案無論何時均須點長明燈。如佛龕前之燈是也。愈明愈好。汝等可照辦。我倦矣。今且別。

庚申七月初九日

何仙諭。今日時已將午。奈何諸生尙未到齊。凡立志堅定者。應如何爭先恐後。乃至如此耶。往者不追。可以自便矣。仰查明稟覆。以重道要而飭社規。切切諸生列班。菩薩將臨。

白仙玉蟾諭。賜諸人各五滿杯。取其稍醉。脫去俗塵慾念。以專誠也。

汝等誠心靜意。莫再似前次瀆褻也。菩薩不易降經。帝師再三懇求。始爾允准耳。菩薩多情。故肯講說。若釋迦佛師雖帝師百請。亦不肯來。能得菩薩臨訓。卽萬幸矣。經曰。深信乃道之門也。切切。

孚佑帝君臨

記事

記事

十

爾等私心要斷聖人。不云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二句便是佛旨矣。爾等當身體而力行之。速向院中接菩薩。駕院中不准行走。諸生不准高聲。聖人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誠之至。卽感之捷也。諸人淨淨淨。當頭太陽光華定。幾見佛祖道祖一堂。同參妙理相與共。

善現童子先拂降。

忘塵玉女次拂降。

韋陀護法左侍降。

楊枝司女右侍降。

謹按以上皆侍觀音大士之駕先降者。

觀音大士臨。

何仙謐。速備法筵宣講。

命王君秋渠講金剛經一段。諸君公冽講黃庭經一段。

帝君批云。經義深奧。覺者頗少。今日講員初次演習。尙得其六七也。今日所講之題。蓋爲貫激三教之本旨。三教原殊途同歸。故就儒釋道就道。釋佛就佛。釋儒無不豁然貫通。即含有宏道之作用也。汝等當注意於此。

命戴君問予講性善理解。

帝君批云。所講甚有討論之價值。但汝等以爲性果善乎。果惡乎。果善惡相混乎。果無善無惡乎。試各爲文辨明之。

謹按性善性惡。孟子荀子及宋儒各家。意義極多。同人中如有遵。命撰文者。當有洋洋之巨觀。奈交卷竟無其人。惜哉。

觀音大士論。讀經須通其義。明其旨。廣其用。（讀經說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又與廣濟寺僧宗鏡談學佛之要。（學佛說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白仙玉蟾示云。送 菩薩

趙君康濟問事

孚佑帝君判云。秋風瑟瑟塞雲橫。雁字天涯晝夜征。待到芙蓉顏色好。深林幾處月華明。

后君贊問事

若問前途行未遙。巫山猿友又相招。月明萬徑橫。秋色何處煙波勝六朝。又示黃君桐生七絕四首

人間幾度相逢我。石上三生又遇君。杯酒莫辭情共醉。仰天一笑白雲橫。  
慧眼看人未許多。河山長在水長波。世間贏得神仙趣。閑盡興亡莫放歌。  
秋風昨夜徧天涯。尋得桃源便作家。一笛月明何處也。燈前獨自讀南華。  
緣會奇中更有奇。蕭然意味淡如詩。他年把袖蓬萊頂。試憶些些對話時。  
謹按黃君有慧眼。能見鬼神。並能覩人頂上之氣。故云。

庚申七月十三日

靈學要誌

黃仙諭 恭迎 三聖聖駕

何仙李仙桃仙華仙先雲降。 吳仙二雲降。 劉仙三雲降。

孚佑帝君臨。

周將軍先驅降。 王將軍二驅降。 關將軍三驅降。

關聖帝君臨。

淨意尊者先拂降。 淨慈尊者二拂降。

觀音大士臨。

先賢滕子前導降。

端木夫子臨。

三教聖人合著釋諦。闡明三教相合之旨。是日開始。 端木夫子奉 孔聖  
之命。 觀音大士奉 釋迦之命而來。 孚佑帝君奉 太上祖師之命。  
關聖帝君亦專爲釋諦而來。所有釋諦之文。暨 各神聖仙佛訓諭。均詳載

第三期要誌論著類釋誦正文及按語矣。參閱自明。茲不再叙。  
孚佑帝君諭諸生云。汝等須無我相。若存我相。無論如何修持。終不免於輪迴也。

桃仙諭速送觀音端木二聖。釋誦俟後續示茲。帝師特留關帝示給墨跡。并書匾聯。速備紙墨。

關聖帝君諭云。人各有祖先父母。存者當爲造福。歿者應爲修經。便須刻刻不忘。那可茫茫如遺。茲值七月中元。正鬼魂回思之候。乃人子追遠之時。倘使冥間或無此期。猶將要求。况人間實有是理。豈可忘乎。君子寧信其有。惟在赤誠孝爲百行之本。無此則諸修皆僞。祭爲羣福之源。忘祭則世德不延。汝等既用木乩以相招。因雷雨以見靈。茲近畿之戰爭甫畢。夷傷之冤魄方多。都門陰霾輦轂震驚。今欲超渡諸魂。自必賴之衆士。

同人叩以都中廣化廣濟等寺。皆有超度近畿戰爭死亡之舉。本社可否加

入。

靈

學

多辦一分。則多一分福。德切切勿遠。况汝等祖先父母已亡。現存皆獲利乎。卽以自己孝心而論。亦絕不可無此舉。若趁人之便。附帶加入。是無異於偷淨意所犯。有何功德。且有吾等在此。親爲解釋超度。較之他處。真所謂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也。切記我爲汝等父母計。且爲汝等外功究竟計。非在社建齋超度不可也。

庚申七月十四日

吳仙諭奉帝師命在此監經。汝等此三日內只須虔誠念經誦咒。以實行超度功果。帝師重視此舉。汝等不得大意。惟念經誦咒超度先靈。以金剛心經爲最好。超度冤魂。以往生解結爲最妙。宜多念多誦。至汝等所誦效較大者。以汝等大都解得經義。使鬼靈容易領會。而知皈依也。故念時並須將神注於經義。則其效倍於徒念。汝等識之。

記事

十五

謹按敬讀此諭知誦經重在解經義能解經義其效力較終日喃喃者爲大也。

淨意尊者奉觀音大士法旨。周將軍奉關大帝法旨。宏教真人奉孚佑帝君法旨。均來監視超度。

謹按是日爲本社僧道饌口之第一日。

庚申七月十五日

宏教真人韋陀尊者周倉將軍均來監視示詩云雲曇善果現空中葉葉祥輝遍太穹一念救回波裏孽三生燭出佛天功莊嚴淨土心無住清寂修行相自空漫漫冥冥無所得慈悲福德更無窮。

宏教真人諭今日繼續開經。帝師及諸神午時來社監視並證此果。帝師且有命。命諸生識經義者循環將經義在道場前逐節講明則功力無邊。即時解苦矣。

同人以誦經宜靜。叩問應否拒絕來賓。

哈哈來賓不妨也。共做功德。何必拒人耶。彼不信者。自然不來。

哈哈滿院鬼魂。時已夜深僧道各經筵將次誦畢也賜給他們幾滴罷。命慧真來。哈哈先自飲三大滿杯。仗汝之威與福。親持酒奠與諸鬼。命悟真。悟恆。覺平來。賜酒如上。仗汝等慧心。講說金剛經首五章。爲之解脫。並命慧真於汝等宣講時。秉躬南向。誠敬威嚴以鎮之。仍先告僧人知悉。

門外鬼魂尤擁擠。汝等將大門開放。命慧真。悟真。悟恆。覺平等。各奠鬼魂十大杯。分兩次奠。

講員宣講金剛經首五章畢。

哈哈。悟恆所講詳盡曲折。覺平所講簡而有要。悟真則渾然無迹矣。但尙有氣存於其間。迹未盡泯。帝師甚欲慧真。悟真捨其凡身。但念二人皆貧苦出身。未享世間福壽。故不肯如此耳。

又訓覺平云。今此社之人。汝道德學問辯才。皆足以超邁流俗。奉 帝師命派  
汝爲講員兼研理員。

又奉 帝師諭。命職員於今夜丑正。恭接 觀音 關帝 菩薩 諸將軍。

謹按是日爲中元節。乃本社僧道饌口之第二日。

庚申七月十六日

謹按昨日中元節。終宵達旦。未輟經。未撤乩。故 監經諸神。亦接續至今焉。  
時已交丑。故謹標十六日之期。

帝君諭。賜道士等四人酒各十杯。念汝等清晨從道。故爾特賜。卽飲清酒。清汝。  
心清汝氣清。汝神蟠桃一個勝於人世千杯鳳瀋半勺便爲蓬瀛百尊。念哉。倘  
得道者。從此精力益壯。苟無真焉。飲茲則神魂俱搖。汝等素有道力。當場說法。  
是用施恩。仰各足飲。如律令。

柳真人諭。此時諸尊者皆降。

靈

學

要

諺

奉。雷師法旨。三日道場。時限太長。諸生可歸息養。勿害精神。致違道本。若有特別精神者聽。但須休養爲要。現時諸仙神佛皆臨。不一一書示。以免諸生參謁多勞。但僧道須照常誦經。每一度來案前誦一次。再往受度位前誦一次。如此四十九次。切切。

是日午刻。奉柳真人諺。今日仍應爲衆冤魂講演經文。可於未時開講。派悟真玄虛覺平講金剛經。學復悟恆鎮覺講心經。有不誠意者。當獲罪譴。慎之。

又諺。未時僧道尙未完事。頗妨鬼靈之聽。可改由各講員用筆代口。將經義以簡明之語解釋清晰。書於紙上。於酉時焚化。加派玄涵玄一慧真辦理。可各分段擔任之。

孚佑帝君示詩云。一線生機露法華。恆河功滿數量沙。陰陽初洩玄中鑰。人鬼同拈笑裏花濟世慈悲我切叩天福。德祝君遐從來真意何難得。彼岸回頭認舊槎。

謹按是日講員等撰擬經解並將所解釋者演說其大概當場焚化時已交子本社道場爰告事竣故帝君有嘉勉之意。

韋陀尊者周將君宏教真人同示道場功德聯文一篇誌功滿也（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孚佑帝君諭 此次社員中頗有最勞而有害於道體元氣者唉亦不得已也。捨身以救世汝等固不讓古人耳當善爲調養多息多遊以怡性情當自歌詠隨意行樂道家之養上丹而補虧損全在此法孔子善與人歌太上喜唱道情佛祖愛詠偈言皆所以怡情純氣而養心也游行如風乎舞雩等亦然切須依此法涵養爲要。

庚申七月二十日

劉仙降

奉 帝師命前三日道場諸生中多有極疲者大違本社原規祇以善業救苦

之義不得不然。今日會期擬暫停止。以期休養精力。  
又諭云。帝師意以本社善業計畫與根本有關。前嘗責成汝等極力進行。今  
須促督早觀厥成。事在人爲。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吾不慮其不成。而慮其不爲。  
亦不慮其不爲。而慮其爲之未力也。請以此言勉二三子。哈哈。一種事業之成  
功。固不易也。此中。帝師自有指示。

### 廣濟寺宗鏡禪師叩謁

吾曾奉。帝師命。徧游名山古刹。得遇高僧。參證佛理。歸而細想。佛道原非二  
教也。帝師嘗以佛諦示吾。其言甚詳。大意以觀爲要。今以。帝師觀說示汝。  
孚佑帝君觀說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

碧眼仙示七絕一首。微颶偶漾白雲來。巧倩飛花曳慢闌。駐鶴一聽華表唳。秋  
風畫出碧棲臺。並諭云爲諸人携來一瓣花。在座後也。哈哈。倩他開幔耳。

記事

謹按奉仙詩後。同人恭至仙座後查閱。果有紅花一瓣。在座後正中。是亦神矣。

孚佑帝君臨

虞君廸人問事

唉、唉、汝且靜心。俟吾觀汝心地如何。哈哈。汝心地猶好。但是○○○○○○○○。吾極重寒士。唉。誰是邯鄲旅店人。孟嘗已去遇盧君。漫酬醒夢黃粱法。且把黃粱養汝身。唉。且將行李移入社中來。我效孟嘗留客可乎。唉。日後謀事。吾自默佑。旋諭夏君用卿袁君履卿張君頤伯云。唉。唉。吾嘗三世爲寒士。窮苦獨甚。得遇知己。三世皆成進士。當時情景。今日念之。猶爲酸鼻。汝等皆掇科第。其亦知寒士之難乎。唉。唉。仁者以心行仁。以意窺情。是仁術也。切切。

鄭君家溉問事

依稀光景古株林。道味純如世味平。一夜金風雲外信。滿階蟲語故園心。澄機

且待持黃卷際會何妨攄素忱。指點月圓看未遠天涯珍重客行吟。

又諭李君鹿草云。汝於辦事實能隨機變化。勝於諸人多多矣。故吾於汝初入社時頗有深契於汝。固非泛然也。哈哈。事須不急不緩。勿忘勿助。莫張皇。莫誤機。此等處汝自能之。但須更慎也。切切。某君事須爲帮忙。勿外之。

又諭陸君建三云。汝辦貧民工廠等事。乃能如是之速且完耶。中國貧民萬歲。吾不禁舉手加額。而自呼慚愧慚愧也。今幸我弟子救貧有術矣。可與濟顛比矣。彼嘗謂佛法無邊。能致濟生會發達。以救災黎。謂我不能另闢善業。今竟如何。哈哈。愛濟等能實行善業如此。汝等皆蒙其庥矣。嗚呼。當事者未能如此。獨愛覺能之。是卽民之父母也。自今以往。羣策羣力。救羣生於禍難。一心一德。振道德於末流。務使仁風洋溢善業。黼黻將來廟堂之上。千載之後。自有報酬餘地也。我不汝欺。切須勉之。

庚申七月二十七日

記事

覺上人降。

同人請 覺上人續示命運說。

哈哈我非能文者。我並無什麼命運說。汝等得毋記錯乎。雖然我不能文。於詩倒可胡謅幾句。稍候尚有仙侶來也。

謹按上年二月初三日奉 上覺道人宣示命運論一篇。嗣以扶手太生。僅十餘句輒中止。年半以來。上覺道人未經降臨。是日同人記錯。誤以覺上人爲上覺道人。冒昧上請。張冠李戴。幾成笑柄。上覺道人命運論十餘句。已登載第一卷第四期要誌論著類。讀者可檢閱也。

戴君問予問事

黃仙判云。此時只宜候耳。將來自有好處。須知事非易易。成功必待其時。青青草色徧長堤。是鳥鳴風欲定時。天外有聲傳到汝。何妨坐看好花枝。

王君秋渠問事

黃仙判云。英氣振金玉。鳴珂發清響。奇遇古燕昭。隗也食上賞。

朱君品三問事

靈

黃仙判云。汝無慮焉。其結果必好。鏡去塵汚。月照纖細。失而復得。動定如意。無憂。無疑。仁者勝利矣。

黃仙諭。諸仙尙有餘興。乃以君等精神有限。改於下次再續此歡。諸仙去

矣。

庚申八月初一日

要

誌

孚佑帝君臨。

汝等日新月異。功日積。過日寡。實爲可喜。莫謂細流不可以成江河。墳壞不可以成邱山。積累日久。則廣大高明。必有跂乎吾之所期也。勉之哉。

諭扶員洪君渭漁云。汝手太硬。我實費力。應力求柔和。可坐靜數日。勤於練習。自然和緩矣。扶時勿搖亂。但以心隨之心。所到目即趨之。手即隨之。自然筆畫。

記事

之隱微委曲周折。巧合神意。勿猜、勿頓、勿拉、勿執也。

訓劉君思桂云。天末遭逢不具論。超然即是道之門。空山秋雨相如。意又到那鄆語。未曾。

訓夏君用卿云。風雨孤亭待鶴時。斜陽如水柳垂絲。青山冷冷飛鳧遠。借問知耶。尚未知。此事翻來太異情。寒風獵獵雁縱橫。家山萬里空鱸菜。雪壓江樓笛一聲。

張君頤伯叩問云。展讀靈學叢誌所載。黑水大神鬼理篇大意。謂冥鑑不可以代作金銀寶貨。世人流行紙幣。更欲強冥間用此虛假之品。冥間不受。世人徒自欺耳。安能欺鬼。至於楮衣紙裳之尺寸。隨便製裁。不適於鬼魂之身體。色采樣式。不求合意。相當之點。又未必爲鬼神所樂用。且焚爲灰燼。風吹火化。飛飖散消。斷爲殘片。此斷殘飛散之物。而可著於鬼神之身乎。此冥資寒衣無用之說也。黑水大神。又謂先王教人以禮以誠。雖不切於實用。

而在禮有之。亦孝思仁念。本乎天性耳。非必期於實用也。非必期於穿着也。供觀飾而已。此冥資寒衣無用。而亦不可非之之說也。如前所說。既明知其無用矣。如後所說。亦明知其無用而爲之矣。敬乞詳爲明示。以釋疑團。

此乃陰陽秘密之關係。無論仙佛。均不肯明言。卽言之。亦連篇累牘。所不能盡。載在前訓或史冊或經書或子類或叢書已明言。患在諸生不多讀書耳。今以節言告之。卽佛所謂一切有爲法。皆從心造。諸先人既未超入聖域佛國。當然。在有爲之地。旣屬有爲。便從心造。逝者已矣。汝等誠心孝思。中心以爲必有。以爲必實。斯卽有矣。實矣。杞梁之婦。泣而崩城。愚公之誠感。而移山。非虛化爲實。無化爲有耶。君子但盡乎孝與誠足矣。何必察察爲哉。

胡君劭周將往山西求訓

借得一帆風送汝。滕王閣展汝襟懷。春風滿幄。只我社中詩人。又弱一個。

庚申八月初五日

記事

劉仙降

夏君用卿將往江西。前已陳明。是日呈報啓程之期。

早當恭餞。以仙凡殊途。昨已命社友等代致菲薄矣。

謹按昨晚社中同人置酒爲夏君餞行。

孚佑帝君臨

諭夏君用卿云。汝真個去耶。汝真個去耶。唉。燕臺從此別矣。唉。後會容有期耶。慧病了。虛去了。悟恆不久又要解散了。只剩了一個鎮覺了。鎮覺來。你走不走。  
(答不走)好好莫離我左右也。我收汝等原爲在此救世。你須十分盡力爲之也。濟真你來了。稍慰吾心。玄虛要走。你說可傷不可傷。但這是他的前程。萬里風雲却阻他不得。唉。

又諭張君頤伯云。你性情過懶。每遇不如意。事不能善遣。我忝爲子師。不忍不相規勸。性情剛傲。乃道家大戒。汝當思柔以濟之。凡剛者。有自高之意也。吾

道祖常曰知榮守辱知白守黑云云汝不患不知而患難守蓋知者節操之事也。守者涵養之事也今汝但求涵養自守於辱而忘高貴之念自守於黑而忘毀謗之情渾俗和光與世無忤此養身之大道也。

庚申八月初八日

孚佑帝君臨

今日善業道要期也應講經諸生齊集於四句鐘開講。命王君秋渠講道德經金剛經各一節又命胡君劭周講黃庭感應各一節又命戴君問予講心經一節又命袁君履卿講勸孝文一篇。

陸君建三呈擬貧民工廠辦法

汝所擬極有見地仰卽會同濟真鑽覺辦理可也。

朱君鍾驥問事

靈機觸處信無疑平淡還生邱壑奇道品微茫功用厚西郊會見五陵騎。

記事

饒君應銘問事

聞道長江日夜流。花飛偏着武陵舟。枝頭莫怯秋風起。一望雲霞晚景收。

魏君阜甌問事

昆明浪接海東波。瓊榭瑤臺任放歌。裘馬長安雄且傑。誠心正志見彌陀。此吉兆也。

楊君仰皆問事

烟沉冰泮歎如何。幾度回頭憶舊柯。者著棋兒錯斟酌。落花已盡剩流波。唉。速省悟。改前轍。東方去。事易諧。

諭龍君羣希云。切記初終如一。爲善須要十分堅忍。勿負吾意。渝盟誓也。子才具英發。野鷺獨鶴再加歷練。大器晚成。勉之勉之。

訓張君蔚彬云。離離草長。小東溪道盡平。看柳滿隄。善自吉祥。須勇進報施天意。復奚疑。誠以求之無不感應。倘聞道旨。自與心順。事在金水知止有定。

靈

學

要

誌

訓魏君阜甌云。念君磊落是奇才。萬朵芙蓉向日開。便把長才勤善業。保能華衰列三台。但此處不可不勤來也。否則無謂矣。善業及內功皆可依章進行。賴子長才助理。將來社務又加益不少矣。

庚申八月十二日

何仙示 今日 帝師以本社會議善業所關極大。特親臨督視。並指示一切。洪仙示詩一首。佳日會瑤京。人與神心契。神功託自然。人力宏利濟。物彙蠹蟲生。所生缺陷。自天補。自人仁者已饑。已溺志救刦。回天見汝真。今歲兵災兼旱魃。流離萬戶居。無畔強者驅。爲盜弱者死。溝岸慘聲不忍聞。慘象不忍看。今日之災已如此。後日尚有無窮難。哀我蒸民誰非天生貧賤命運姑。弗論刦災所被。屈無伸幸有諸子發慈心。救標救本齊舉行。行看福國利民之功德。增汝報施善汝身。

謹按時值近畿戰後。既被兵災。復遭大旱。本社開創貧民救濟會。辦理收容。

記事

三十一

所施放米麪，並設立各工廠。爲難民謀永久生活。故洪仙有救標教本之句。但後日尙有無窮難一語，殊令杞人增憂。深望人心改革，上召天休以挽回浩劫耳。

孚佑帝君臨

善哉善念。感召天人。慈悲惻隱。鑄佛同欽。立功之德見智見仁。一舉三得。厥底治平。

諸善士見義勇爲。當仁不讓。衷中用和。天心以契。諸君今日之事。雖功在片刻。而福流十世矣。惟老道知之。倘事定功成。保如所言。噫。陰陽之效果大矣哉。

謹按本社是日召集職員公議。設立貧民救濟會。開辦十工廠各事宜。故帝師親臨督視。並加以獎勸。洪仙詩佳日會瑤京。人與神心契。神功託自然。人力宏利濟之句。亦指此也。

訓江君宇澄云。請坐吾與君說前因。哈哈壯悔前朝舊擅名。仙才游戲笑多情。

風華猶見高樓月。嗚咽秦淮淺水聲。憶否。  
江君答以曾經夢見。

吾再與君言之。華胥會拾上清花路轉仙源第八。又環境誰開真秘閣。茂先心比白雲賒。憶否。哈哈。幾回度子下蓬萊。經歷三朝未得偕。風送青鸞秋塞晚。度君今又笑徘徊。三朝覓子不相逢。今日相逢在冀東。消息春風容易事。雪花化作蓼花紅。哈哈。此後憑予竭力營業。將來雪霜定化紅花矣。汝爲吾三朝所覓之人。此社亦云幸矣。

諭江君。字澄云。汝舊日道根深厚。今日者已經三轉。恐忘之久矣。吾所以亟尋汝者。因恐年深代遠。難以相逢耳。今汝雖經墮落。而功夫尙存一二。我今諄諄相度。汝其慎之勉之。凡人將得道時。魔障蜂起。汝在後若欲前進。則魔障必多。須用恆力以辟之。切切。

訓劉君嗣伯云。萬刼磨天子獨明。中心瓠落歎多情。誰容大器開新面。笑向莊

周說道經此社得子。如鳳凰遇着高桐。蛟龍又逢雲雨。可喜也。

帝君書墨蹟二幅。一賜江君宇澄。一賜劉君嗣伯。

又書墨蹟四紙。對聯一副。

又諭。今日吾尙須詳談本社所辦各部事業辦法。江君劉君如有事可先歸本社諸事均已委託二君。任重致遠。來日方長。吾暗中爲汝等助可也。

庚申八月二十二日

何仙示奉。帝師傳諭。今有尊佛降臨。諸人誠敬以候。

孚佑帝君臨。

今日有尊仙降臨。續釋誦文。卽開章也。諸人誠敬多候。

周將軍降。

漢壽亭侯關臨。

子貢子臨。

謹按端木夫子所書之字。仍古奧不可辨。係由 梁仙代書。

淨慈尊者。淨念尊者。淨含尊者。淨光尊者。韋陀尊者。次第降。

救苦觀世音佛臨

謹按是日三 教聖人續示釋諦文。自九種佛諦起。至聊述管見以公學者止。而正文並未及宣示。大士以有事遂去。

帝君訓朱君伯亮云。汝正直寡私君子也。但自此以往。須以濟世救人爲事。而實力推行之。勿徒爲自了漢也。

又訓劉君壽綿云。汝前期曾來我適。未臨今茲以往。須力爲其難。盡力利濟。本社善業日繁。非得實心任事之人。無以應因。汝心地和平才具亦優。勉力前途。吾有厚望焉。

又諭諸人云。本社漸漸得人矣。可喜可喜。但諸新入社者。須要恆心毅力。常來辦事。便善業日進。方不負我一番熱心也。

又訓劉君嗣伯云。吉人天相。須努力善業。所辦救急。功德無量。能更如此。尤善之善矣。

又訓諸君公冽云。七情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和自致天地位。定靜慮得勤磋磨。

林君耿凡擬親赴浙江勸募善業捐請訓

汝善念甚宏。所見極遠。神之福汝其在斯矣。然毋急進也。青楊點點。鴉啼曉綠。竹猗猗。鳳舞霜滿浦。秋光翠嵐近。佇看飛鳥渡之江。

謹按是詩之江云云。謂其赴浙也。惟青楊而有鴉啼。綠竹而遇寒霜。究非所宜。嗣林君浙江之行。果勸化無效。徒手而歸。

袁君履卿即問持誦佛咒字音頗難考訂。

佛咒以藏本爲是。但誠心之效。不必於文字間求也。俟佛祖降臨時。再爲指示。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

孚佑帝君臨

帝君是日訓諭誠懇。大致發揮博施濟衆之意。本社編爲利濟箴言一篇。(載第一卷第五期要誌論著類)

又諭救世移俗莫如報紙。茲先以要誌提醒人心。然神仙垂訓。只可感化同道。天下至廣。信神者少。而不信神者較多。要誌感化之力。恐仍有限。前曾與關帝 端木夫子 觀音大士商酌。俟銀行成時。開辦一白話報紙。此大善事。當在後日耳。

又諭劉君嗣伯云。子眞仁人也。所辦救難民事。洵屬可嘉。悟默悟誠等調查。須實力爲之。必使勿遺勿漏。

謹按北五省旱災難民。多逃入京者。本社時正趕辦安置難民事。劉君極具熱忱。悟默悟誠二君。皆擔任調查之責。

記 事

記事

三二八

孚佑帝君臨

庚申八月二十九日

汝等辦事認真。宏業發展。一日千里。可喜孰甚。此社中爲善者日多。將來正自遠大。勉之哉。尙須勤慎。繼續調查。以補遺漏。切切。

謹按本社因日前奉 諭派員前往各處調查難民。分別資遣云云。茲已調查事竣。以二十八日止。資遣回籍。共四十三戶。給資謀生。共十九戶。給資往外投親。共七戶。緩廠亦已陸續預備。德勝門外已租定房屋一所。永定門外。刻擬建蓋二十間。彰儀門外。正在趕覓空屋或廟宇。其餘各門。俟調查後。再酌量辦理。具表呈報。故 師意嘉勉如此。

龍君旗揚問事

將來遺愛。漫江湖。不負瑣環。讀五車。消息春風。繡前像。一絲一綫。綴青朱。又訓趙君。恆光云。心直兮。口快爲善兮。勿怠福澤兮。方長前途兮。自愛。汝痛快。

得狼似桓侯的樣子。

你們還有甚事。我有點要事須去。

余仙諭速送帝師並奉帝師留諭。所有捐助善業之款均登記冊籍以備隨時查攷。李君勇於爲善深堪嘉尚已錄其功德矣。慧濟勸人爲善且自助多金尤爲難得。均傳語嘉獎。



期六第卷一第

記事



靈學要

濟佛育心文

轉錄許昌至善增

附錄

夫人之生也莫不渾渾然一無所知人之死也莫不戚戚然萬慮咸集一渾一  
戚生死關焉可不察乎蓋渾者如蚌之含珠其光隱藏其神內運故能養生戚  
者如釜之漏精華易泄其氣易潰故能傷生釋迦牟尼云過去未來現在此六  
字卽養生之秘訣吾爲汝等詳而言之試問已往之事悔有何益未來之事愁  
何能濟何如眼前一切著力省察合於理者務使其盡善盡美悖於理者必將  
忘他拔本絕源始則強勉久而自然直行到省無可省察無可察一靜則人我兩  
忘一動則萬理咸明用之則有不用則無昔日乾坤容我今者吾容乾坤修身  
至此性命方爲我有造化真爲我奪寒暑弗侵虎狼不傷逍遙自在與天齊年  
而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附錄

濟佛育心文

附錄 濟佛育心文

二

此篇鄙言。係老僧得心應手之妙。不遠千里而來。特贈知己。如不見哂。請嘗試之。

淡癡道人解嘲

轉錄天津醉紅軒

吾自履蹠負膝遨遊宇內久矣。一旦入無何有之鄉。息樗木下。科頭箕踞。形如槁木。客有過而嘲之者曰。吾聞聰明者幹事之貞也。才能者用事之具也。而癡人則碌碌無所短長。吳人賣癡之呼。子陵瘞癡之間。良有以也。今先生形穢質汚。道路擲捨。恍兮惚兮。虛生一世。先生之癡。毋乃太癡乎。吾徐應之曰。唯。唯。子謂我癡。我信自癡也。嘗見高陽徒侶。暢飲歡呼。我癡甚。初不解酒泉郡裏。何如是其可樂也。花柳芳叢。顛鷺倒鳳。我癡甚。初不知溫柔鄉裏。何如是其可戀也。飛蚨滿天。癡不能致。橫逆頻加。癡不與爭。有捷徑而不趨。有要津而不據。寄跡黃冠。庸碌迂腐。天下之癡。莫癡於我矣。子獨不見此樗木乎。臃腫而不中繩墨。屈曲而不中規矩。雖干霄蔽日。盤根錯節。匠者不顧而去之。曰此散材也。雖大

學靈要誌

無所用之。然而是木也。施之大厦。不能爲樑棟之材。植之園亭。無以供耳目之玩。而在無何有之鄉。則濃陰蓋地。葱蘢可悅。時而百鳥翔集。其鳴喈喈。醉心悅耳。以之消炎熱。可也。以之遣世慮。亦可也。且其臃腫屈曲。不爲匠人所賞識。旣不見伐於斧斤。亦不見傷於雕鏤。得以常承雨露。獨傲冰霜。古色蒼然。鬱鬱乎。歷億萬千秋而不斃。則其本自固。而其天者全矣。彼急於自見者。或飾以文藻。或競以芳華。數十年間。幡然頓改。問牛山之木。至今猶有存者乎。雖欲居無何有之鄉。不可得矣。乃知其所以無用者。乃其所以自完也。今吾之形穢質汚。吾之臃腫屈曲也。吾之道路撓揄。吾之匠者不顧而去也。吾之恍恍惚惚。虛生一世。卽吾之消炎熱。遺世慮也。若夫寄跡黃冠。則吾無何有之鄉也。履蹠負膝遨遊。宇內又安往而不自固其本。自全其天乎。今天下之聰明才能者。皆天下之不癡者也。然而逞其聰明。反以聰明自誣。炫其才能。反以才能殺身勞其精疲。其神縱情肆志。蹈於危亡之機。而猶不知止。子將謂之不癡乎。抑將謂之癡乎。

附錄 淡齋道人解嘲

四

且夫癡。則其志壹。志壹。則氣奮。志壹。氣奮。而後事乃有濟。古今來忠孝節義大都以癡成之耳。昔竇威爲書癡。王肅爲叔癡。許褚爲虎癡。謝萬譏王述曰。君侯癡。顧虎頭更絕於癡。卒之或爲名士。或爲名將。或爲名臣。噴噴稱道。至於今不衰。視世之自爲不癡者。其優劣爲何如也。癡者若彼。不癡者若此。然則癡不必羞也。更不可賣也。爾笑吾癡。吾竊憐世人之不癡也。

醉紅軒純一子恭跋云。至理名言。郤詼諧出之。奇絕亦妙絕也。孔子贊甯武子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正與此意相發明。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再版

每冊現大洋四角  
全卷十二冊大洋四元

北京宣武門內西半壁街東頭路北

編輯者 悟善總社

電話西局內六百九十九號  
外二千三百三十號

發行處 全上

版權

印刷者

宣武門外海北寺街  
光華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南局一四二九

▲注意▼

本社發行靈學要誌手續極爲清楚每期發行將購閱諸君姓名  
一一書於送郵簿上詳細點交郵局仍請郵局於簿上一一分別  
加蓋郵政戳記是本社所發要誌均有冊簿可稽尤有郵戳爲據  
決無遺漏之弊乃現接數函謂前期要誌尙未收到爰向郵局交  
涉據郵局聲稱簿上既有郵戳自應負責毫無錯誤本社又從他  
方面根究原因或因住址遷移無法投遞或因門房視爲印刷品  
不甚措意甚有某宅於收到要誌時被他人拆閱隨手拋置而本  
人並未寓目嗣又檢出者此皆查明之實在情形也此後務乞  
購閱諸君格外注意隨時稽查如有住址遷移尤望從速將詳細  
地點及門牌號數函知本社發行股是爲至禱

悟善總社發行股謹啓